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1n1419

元叟行端禪師語錄

(門人) 法林・曇噩・祖銘・梵琦 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19-A 徑山元叟端禪師語錄序
  - No. 1419-B 重刻元叟端禪師四會語題辭
  - 元叟端禪師語錄目錄
  - 住湖州路翔鳳山資福禪寺語錄
  - 住杭州路中天竺萬壽禪寺語錄
  - 住杭州路靈隱景德禪寺語錄
  - 住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 法語
    - 示果侍者
    - 泳藏主入京書金字藏經求語
    - 示壽維那
    - 示染禪人
    - 示立首座
    - 示報侍者
    - 示意首座
    - 拙隱居士求示
    - 示善侍者
    - 示可宗禪人
    - 示闡侍者
    - 示浩侍者
    - 示永禪人
    - 示康藏主
    - 示印空禪人
    - 示紹藏主
    - 海首座省親求示
    - 為渤海月軒朱處士掩土
    - 為妙淨潔長尼起龕
    - 答慈雲玨長老嗣法書
  - 偈頌贊
    - 示瑰上人
    - 贈上天竺偉首座
    - 送聞禪客歸淨慈

- 示潔上人
- 山房自述
- 雪樵
- 寄希白藏主
- 悼通靈仲
- 送勝上人歸省方山和尚
- 題水月猨圖
- 深源
- 答竺元和尚二首
- 次韻答林首座二首
- 寄東嶼和尚
- 經故人別墅
- 送亮上人歸甬 東
- 送方上人西蜀省親
- 文殊讚
- 明藏主手製竹拂為惠偈以謝之
- 悼靈座主
- 送初西堂遊江西
- 次晦機和尚韻送悟上人歸徑山
- 寄晦機和尚
- 送張中丞北歸
- 寄無維那七首
- 次橫山和尚韻
- 栽松
- 示有上人
- 示徒弟天啟
- 出隊寄歸示眾
- 化浴
- 黃河舟中示善藏主二首
- 草堂陵藏主火浴牙齒數珠不壞堅固尤多因為說偈八首
- 山居二首
- 中山
- 月舟
- 贈日者
- 贈醫牙道士
- 示龔鋸匠
- 示寫神黃德中居士

- 因書前偈畢德中拱手而問云正與麼時徑山老漢在裏許不在裏許師云盡大地是端上座頂相你向什麼處分辨德中罔措再示一偈
- 示刀鑷金生
- 送瑩上人廣州省師
- 朱居士化姜芋以實齋庖因示之
- 趙李倪三居士建凌霄會求贈
- 因上人求字於予字曰蹣之仍為說偈
- 般若妙長老以丈殊問疾圖請說偈
- 清首座拭經火綿得舍利請說偈
- 月印池亭為廉公允同知賦
- 已茅屋坐化偈以悼之
- 靜軒
- 海翁
- 示心上人
- 示圓覺居士
- 擬寒山子詩四十一首
- 觀音讚二首
- 題羅漢圖
- 題牧牛圖
- 須菩提尊者讚
- 賓頭盧尊者讚
- 寒山拾得讚
- 朝陽穿破衲對月了殘經讚
- 達磨大師真讚二首
- 鼓山晏國師真讚
- 大慧和尚真讚
- 中峯和尚真讚
- 斷崖義首座真讚
- 東嶼和尚真讚
- 福臻琦長老請讚
- 隆教銘長老請讚
- 五祖意長老請讚
- 鏡中居士請贊
- 徒弟惠玘都寺請讚
- 慈侍者請讚

- 題跋
  - 題聖凡融會圖

- 題英宗皇帝手詔洎蘇子瞻小帖
- 題徽宗皇帝墨寶
- 題雲居即菴和尚入院佛事遺藁
- 跋張紫巖及圓悟宏智諸老墨跡
- 題趙伯駒畫隋侯救虵圖
- 題照律師遺墨
- 題靈隱寺重刊鐔津文集後
- 跋高前山所藏蘭亭并無禪諸老墨跡
- 題曇藏主拆襪線集
- 題浮山遠禪師小帖
- 題東林十八賢圖
- 題華光墨梅
- 題龍頭
- 題圓悟帖
- 題紫巖張魏公所書心經後
- 跋癡絕所書草堂法師示道璋書授其徒惠派
- 題龔翠巖羅漢圖
- 書大慧答常禪師書後
- 題毛氏放龜圖
- 書鏡巖頌軸後
- 題梅詩十君子圖
- 題四皓唱歌四之鼓腹圖
- 題雪巖語
- 題癡絕示眾墨跡
- 題過水羅漢圖
- 題子昂趙學士所書中峯和尚鐘銘
- 書友山頌軸後
- 題錢舜舉垃圾堆圖
- 題大慧示大禪法語
- 題圓悟帖
- 跋覺範寄黃蘗佛智禪師書
- 書義山頌軸後
- 書梅隱頌軸後
- 重鐫蔡君謨記徑山遊題其後云
- 題張義祖墨跡
- 題癡絕墨跡
- 跋宏智石窻自得張漢卿諸老墨跡
- 書顏聖徒手抄四六藁後

        - 跋則無範禮塔得舍利頌軸後
        - 蔣氏子書蓮經請題
        - 跋一村僧帖
        - 題舊作詩後
        - 跋心遠同知五峯參政題高前山詩卷墨跡
        - 跋大慧墨跡
        - 跋癡絕讚迦文項羽二墨跡
        - 題方山和真淨二偈
        - 跋鐵牛與淨人化檀越為僧書
        - 跋大慧癡絕天目偃谿晦巖斷橋象潭叔凱諸老墨跡
        - 跋石田寄孟無菴辭世頌
        - 題莊子畫像
        - 題鹽官犀牛扇圖
        - 跋名公帖
        - 書子昂千瀨唱酬詩後
        - 題裁縫頌軸後
        - 題堯民鼓腹圖
        - 書海翁書記諸友贈行頌軸後
        - 跋偃谿墨跡
        - 松江明上人舌端血書九經請題
        - 題無擇頌軸
        - 題孔門諸子圖
        - 跋瞎堂和尚墨跡
        - 題藏叟所作偃谿茶湯榜遺藁
        - 題羅漢圖
        - 題香山九老圖
    - 塔銘
    - No. 1419-C 元叟端禪師語錄後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19-A 徑山元叟端禪師語錄序

古尊宿出世為人，舉目動容，莫非開示。坐大道場，參學眾多，辯詰證據，不能無所言說。門人弟子竊錄而藏之，以相傳示，其來尚矣。前輩凋零，舊規漸泯，強辭之流，掇拾文具，則亦無所逃於人天之眾矣。是以識者有慨慕古人之意焉。

徑山老人端公元叟，以盛德令聞，一坐二十餘年，四眾安隱。年垂九十，耳聰目明，舉揚宗風，曾不少懈，飽參宿學，無不歸之。巋然靈光，環視四海，一時未或有能出其右者矣。山之第一座正印，本蒙古人，久親棒喝，契證特深。過予山中，出師四會語錄以相示，因相與歎曰：大慧晚得佛照，經二百年而至於師，纔三傳耳。耆年尊行，不復他見。且徑山自宋南渡以來，地望最重，以大慧前後兩居之僅七年，無準居十八年。然以道處逆為順，經營勞瘁所不免，未有如師之坦然泊然者也。印曰：昔真淨語，穎濵蘇公序之；應菴語，松窻錢公序之。徑山之言，公得無情乎？予曰：穎濵於真淨，松窻於應菴，皆有往來之舊，是以言無愧辭。集之顓蒙固陋，何足以望二公？然於徑山，仰其崖峻而以莫之即為歎，敢為序乎？印且曰：此其正可以序者也。乃喜為之言曰：偏見常識，殆不足以鎮壓茲山。今師之言，波瀾汪洋，門庭恢拓，廣說略說，莫不弘偉。如春雷發聲，昆蟲振作，長風被坂，草木欣榮。至於關要，隱而不發，以待其人。大慧之流風餘韻，猶有如此者矣。譬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卷由己，猶足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而不敢違越，況師大機大用，提臨濟正印，續佛慧命者乎？因書以遺之。

　　岩

至正元年三月十三日微笑居士雍虞集序

No. 1419-B 重刻元叟端禪師四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為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為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涼子楩、金山慧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楩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為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濂不敢辭。稽子楩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頷下數髯，磔立凜

然。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眾方譁譁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為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
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啟窻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樞要，亹亹不絕，未幾騰空而去。
虎巖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章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為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閽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
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菴，逮啟視之，設利纍纍然生矣。公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略也。葢公道契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輿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譬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試不誣哉。濂何敢復贊一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勒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尚假濂文以傳之哉。子楩字用堂，慧明字性原，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黑白咸歸仰云。
洪武七年冬十月朔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元叟端禪師語錄目錄

卷首
　序文
卷一
　湖州翔鳳山資福禪寺語錄
卷二
　杭州中天竺萬壽禪寺語錄
卷三
　杭州靈隱景德禪寺語錄
卷四
　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卷五
　法語
卷六

偈頌讚
卷七
題跋
卷八
題跋
卷尾
塔銘

元叟端禪師語錄目錄(終)
No. 1419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一

住湖州路翔鳳山資福禪寺語錄

門人　法林等　編

師於大德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徑山寺楞伽室受請，九月十日入院，指山門云：無盡藏神通門，無盡藏解脫門，今日向者裏八字打開，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
佛殿，玉毫徧照十方，金色普輝千界。便禮拜。
據室，拈拄杖。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不是吾家種草；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即非本分衲僧。師子兒，吒沙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腦後猶欠一椎。靠拄杖便起。
院疏：此是宣政諸官當面所付，謂之金剛秘密三昧。魔外以之殄除，正宗以之光顯。
檀越疏。孤峯頂上，天不知，地不管，因甚被者箇勾引出來。過去阿僧祇劫，與合府豪俊，同修無上佛果菩提。
指法座。此普光明華藏師子之座，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大坐其中。茲者特地高升，正是畫蛇添足。
拈香。此香蟠根錯節，在威音王佛以前；續燄聯芳，居迦文世尊之上。爇向寶爐，端為祝延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恭願統百億香水海為一福海，永永無窮；聚百億須彌山為一壽山，巍巍不動。
次，拈香云：大慧師祖道：寧以此身代大地眾生受地獄苦，終不將佛法當人情。徑山先師藏叟和尚一生不肯四天下人，縱饒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到來，也須退身有分。山僧昔年在侍者寮兩年，弄盡機關，做盡伎倆，直是沒湊泊它處，所以知其為大慧適孫。今有炷香供養它，也要大家證明。

垂語云：拈一機，則千機萬機頓赴，如刻人冀作栴檀香；舉一句，則千句萬句朝宗，似持蠡殼量大海水。莫有淨倮倮、赤洒洒，獨脫無依底麼？出來共相證據。

有僧出問云：崢嶸象駕下龍淵，翔鳳山中坐寶蓮。時節因緣且休說，願聞一句祝堯天。師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僧云：三聖和尚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和尚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意旨如何？師云：雞銜燈戔走，鱉咬釣魚竿。僧云：為人不為人則且止，如何是逢人出底句？師云：知。僧云：逢人出不出則且止，如何是為人底句？師云：切。僧云：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知恩者少。僧云：未離雙徑時如何？師云：耳朵兩片皮。僧云：離雙徑後如何？師云：牙齒一具骨。僧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云：閑言長語。僧云：未到鳳山時如何？師云：一徑松杉老。僧云：到鳳山後如何？師云：千峯氣象雄。僧云：天垂寶蓋，地湧金蓮，則人人知有。未審新鳳山今日說甚麼法？師豎起拂子云：說者箇法。僧云：我此九部法，隨順眾生說氅？師云：錯了也。僧云：行中書省、行宣政院、本路僧俗、諸官、諸山宿德、諸大檀越，各以疏語敦請和尚榮鎮茲山。且應緣利物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一雨普滋，三草二木。僧云：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師云：莫將鶴唳誤作鷺啼。僧禮拜。

師乃云：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晝夜常作師子吼聲，普為天人羣生開演無上微妙解脫法門。於斯若也擔荷得去，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劫，以至如今，若佛若魔，若聖若凡，一一無差，一一明了。其或情存限量，墮在見聞，不免向虛空重加彩畫去也。豎拂子云：菩提達磨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此上乘一心之法，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當今聖天子，則以本自在大願力，示現克紹金輪寶位，百億須彌盧，百億香水海，日月所照，風雨所至，悉稟威靈，咸歸化育。在合朝諸勳貴，則以本自在大願力，各樹大功，各成大業，為忠為孝，為武為文，為王室股肱，為生民父母。在合郡諸宿德，則以本自在大願力，明大機，顯大用，為擒為縱，為卷為舒，為金剛寶幢，為摩醯正眼。在法筵諸淨信等，則各以宿昔所種善根，萬別千差，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在鳳山新長老畢竟如何？擊拂子：切忌鑽龜打瓦。

復舉府主王常侍請臨濟開堂，升座云：若約祖宗門下稱揚大事，沒儞開口處，沒儞措足處。此日以常侍堅請，那隱綱宗？時有僧出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濟云：我在黃蘗處，三度發問，三度被打。僧擬議，濟便喝，復打云：不可向虛空中釘橛去也。

師云：常侍不忘付囑，為法求人；臨濟大樹一株，陰涼天下。敢問大眾：是有綱宗可隱？無綱宗可隱？謂有綱宗可隱，埋沒臨濟老

師；謂無綱宗可隱，孤負常侍府主。總不與麼，者僧因甚被打？拈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小參。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本無虛實。色不曾道我是色。聲不曾道我是聲。香味觸法名身句身悉皆如是。只為儞無量劫來惡業濃厚。善根淺薄。被色換了。被聲換了。被香味觸法名身句身換了。有諸佛可慕。有眾生可厭。有天堂可欣。有地獄可怖。在名言句義中如蠶作繭相似。沒箇出頭處。山僧今夜到來。若更說佛說法。說心說性。廣陳蹊徑。巧述言辭。禺泉亭又如何。鳳山關又如何。則是名句上更加名句。其利固無。其害甚重。時光可惜。時不待人。大家討較明白。作箇洒洒落落衲僧。豈不慶快生平。
復舉：二祖問達磨云：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云：諸佛法印匪從人得。祖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
師頌云：十萬里來非易事，有何佛法可傳持？山堂夜靜蒲團冷，汝等諸人合自知。
上堂。即心即佛，蜜果換苦葫蘆；非心非佛，寶器貯於不淨。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拈拄杖，云：拄杖子鑽過北鬱單越，走入西瞿耶尼，向翔鳳山中興雲吐霧去也。卓一卓，大洋海底火發，燒却嘉州大像頷下眉毛。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直饒與麼見得，也是錯認定盤星。
上堂：謝寶中原藏主。
舉：大珠和尚云：貧道聞江西和尚道：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從此一時休去，乃至盡十方世界無纖塵不是自家財寶。師云：馬師一期與麼說，大珠一期與麼聞，終身不忘，得大受用。苟非深信堅固，安能透頂透底？如此中原藏主昔年於古鄧山中顯示此箇法門，還有深信堅固，得大受用者麼？此日特承光降，幸望欵留。
上堂。薙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襍事，俱為生死因。著衣喫飯是閑襍事，觀山翫水是閑襍事，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是閑襍事。畢竟喚甚麼作聖道？擊拂子，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蹲。
元宵上堂并謝監收浴主維那。
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不疑；識得一粒，千粒萬粒，粒粒無礙。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卓：頂門也少者一槌不得。

上堂。今朝三月初一，一春之事將畢。菜麥青黃滿川，四野和風襲襲。歷劫直至如今，絲毫何曾走失？可憐憎懂癡流，剛自啾啾唧唧。下座。
為聚淨人下火。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此是盧行者坐斷人舌頭底句，直下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
道舊至，上堂。青山白雲裏，客來無可迎。草藥帶煙掘，野茶和露烹。磐陀石上坐，長嘯時一聲。擊拂子，下座。
朝廷看藏經滿散，上堂：毗盧藏中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悉盡無餘。今上皇帝以清淨天眼觀此大經卷在一微塵中，敦遣使臣頒降御香，命天下僧員破此一塵、出此經卷，普使法界有情知一一塵中有如是經卷，一一經卷有如是章句，一一章句有如是妙義，一一妙義有如是奇特、如是殊勝、如是廣大、如是自在。今朝滿散之次，仍命山僧升于此座，舉揚無上般若，表懺上項功德，所有種種法門智慧海、種種因果德相海、種種進修行願海、種種教導方便海、種種依正究竟海、種種互融攝入海、不可說不可說種種功德光明海，普用回向真如實際，莊嚴無上佛果菩提，四方銷兵革之憂，萬民樂畊桑之業。正與麼時，八表來朝、萬邦入貢一句作麼生道？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上堂。心不是佛，兔馬有角；智不是道，牛羊無角。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稱第一，胞胎曾出向今朝，雲門打殺與狗喫，翔鳳山僧惡水澆。
示眾：兄弟，此箇夢幻瞉子，一呼吸間便歸無常，向此娑婆界上覓箇甚麼物作依倚憑仗？有什麼佛法禪道可學？有甚麼玄解義路可求？設有求得學得底，試拈出一絲頭看。直饒[祝/土]得一肚皮，口裏說得一堆一擔，也只虛頭詐偽、妄想記憶中來，臘月三十日一點也用不著。何如直下無事，向自己衣單下密密體會取好？豈不見古人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結夏，上堂。二千二百五十年前，光明藏中金口親曾付囑。二千二百五十年後，比丘行端其當顯示。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
上堂，舉：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丈林山下竹筋鞭。師頌云：丈林山下竹筋鞭，疑殺禪和萬萬千，唯有首山提得起，新婦騎驢阿家牽。
上堂，謝夏齋秉拂。
雪峯和尚云：演一句，則千句萬句流通，拈向一邊；飲一味，則千味百味具足，置之一壁。雪峯低頭歸庵。巖頭聞云：雪峯與我同條

生，不與我同條死，且作麼生臨朕磍？井底種林禽，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
為別谷和尚入祖堂。白雲作叢林紀綱，以達磨居中，開山居左，百丈居右，天下依而行之，絲毫無有紊亂。別谷和尚在茲山為二十六代，涓以此日居于此堂，晨香夕燈，其永無替。
為此上座下火。此虛妄身，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火裏蜘蟟，吞却山河大地了也。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上堂，謝首座、維那。
金槌未動以前，大地山河百雜碎；玉塵未揮之際，森羅萬象盡交參。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家住海門東，黃昏候日出。
上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僧云：直得不往不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僧云：如何是珠？泉召僧，僧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
師云：南泉雖一時縱奪可觀，爭奈摩尼珠被者僧摵碎了也？山僧不惜眉毛露箇消息，也要諸方檢責。拈拄杖：即今還有問話者麼？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拈拄杖左卓一卓，諸方向者裏禁足安居；七月十五日解，拈拄杖右卓一卓，諸方向者裏休夏自恣。空劫前，無佛名、無眾生名，結又結箇甚麼？解又解箇甚麼？靠拄杖，便下座。
上堂：月湛雲澄覺海秋，魚龍鰕蟹任沈浮。千尋鐵網高懸者，應笑禺山祇直鉤。
聖節，啟建，上堂。一佛出現，千佛讚揚；一華開敷，千葉周帀；一人端拱無為，八表來朝，萬邦入貢。只如林下道人共樂昇平，同歸化育一句如何舉唱？下座。就大佛寶殿啟建天壽聖節。
大德七年八月二日，護持聖旨到山，領眾望闕謝恩罷，上堂說偈云：平生抱愚拙，必意安林丘。磐陀一片石，松下聊優游。迴鸞五色詔，瞥爾來巖幽。天恩浹肌骨，淺薄將何酬？願君為堯舜，願臣為伊周。金枝與玉葉，光耀千千秋。萬民贍杭稌，四海銷戈矛。竺僊正法眼，如水常東流。
示眾：從古至今，人多錯認。還有一法遮障得儞麼？還有一法羈絆得儞麼？自是儞突然起得如許頭角，無羈絆中翻成羈絆、無遮障中翻成遮障，一切時、一切處粘作一團，不得自由自在。儞若是箇丈夫，當下一刀兩段，盡十方世界是箇自己、盡十方世界是箇炟赫虛空、盡十方世界是安居之所、禁足之場，三世諸佛、六代祖師是甚掇洗脚水漢？又何必分期立限、畫地為牢、無繩自縛？若乃未得如斯，長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教有明文，依而行之。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艾虎桃符總休說。鳳山只箇金剛王，百怪千妖俱殄滅。江南兩淛，春寒秋熱。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生鐵。

上堂，拈拄杖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明凋。卓一卓：傅大士騎牛入儞鼻孔去也。

開罏，上堂，舉：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應庵云：三世諸佛為火燄說法，火燄燒殺三世諸佛。

師云：三大老，一人鼻孔遼天，一人眼睛突出，一人脚跟不點地。諸人若也揀辨得出，鳳山今日開罏；其或未然，前頭大有雪霜在。

上堂，舉世尊一日以兜羅綿手舉金色波羅華普示大眾，時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師云：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示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它俗人家尚乃說到者裏人身難得、佛法難逢，我沙門釋子合作麼生？如今兄弟纔入門便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口裏說得分明，肚裏全不理會。永嘉到六祖當時也只恁麼道，六祖云：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永嘉云：體本無生、了本無速，者裏須是箇人始得。若乃顢頇佛性、儱侗真如，閻羅老子索汝飯錢有日在，莫言不道。

臘八，上堂。未到雪山，脚跟下好與三十；既到雪山，脚跟下好與三十；夜半見明星，脚跟下好與三十；更有三十，山僧自喫釋迦老子無分。何也？有功者賞。

上堂：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年與月相逐，日與時相隨。人間年月盡，地府來勾追。無常捷疾鬼，頃刻不暫違。參玄諸上人，早早當知之。臨渴乃掘井，掘之徒爾為。

上堂，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盆至法堂上，雪峯見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盆向甚麼處去？德山便回。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啟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它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只得三年。

師頌云：大冶洪罏，烹佛烹祖。乾旋坤轉兮非可測量，電激颸馳兮豈容通吐？韓獹逐塊空一時，俊體摩霄自千古，明眼衲僧莫莽鹵。

上堂，舉：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者，却來白文殊云：無有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採將來。善財遂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師云：善財解採不解用，文殊解用不解採，以致盡大地人病在膏肓。大眾！且道諝訛在甚麼處？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上堂。眾纔集，乃顧視左右，云：幸自太平無像，何用好肉剜瘡？便下座。
受杭州路中天竺寺請，別眾，上堂。我昔來禺泉，四年八箇月，打鼓弄猢猻，日夜不知歇。朝廷公道開，分條遇明哲，拯弊除貪婪，蒐賢選英桀。胡為天竺峯，而乃付愚拙？官差逼殺人，不容更分說。束包登前途，聊與眾人別，千歲禪巖跳上天，六月火雲飛瑞雪。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一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二

住杭州路中天竺萬壽禪寺語錄

門人　曇噩等　編

師於大德九年五月十六日入院。
指山門，云：重重無盡樓閣門，只此一門而入。喝一喝。
指法座：從上老禿奴向者裏轟青天霹靂，鼓平地波濤，新長老別資一路去也。驟步，云：一二三四五。
升座，拈香。蘊盤古開天正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均伯禹敷土大功，涅而不緇，磨而不磷。爇向寶鑪，端為祝延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恭願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咸歸有截之區；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永享無疆之祚。
次拈香云：此香讚之則眼瞎耳聾，謗之則口啞舌禿，三世諸佛、六代祖師一時現前，也只瞻仰有分。奉為前住徑山臨濟直下第十五世藏叟大和尚一鑪爇却。
垂語云：刮龜毛於鐵牛背上，未是作家；截兔角於石女腰邊，亦非好手。莫有總不與麼者麼？出來證據。
問答不錄。
師乃云：豁開正眼，千差路絕。淨倮倮包含萬有，赤洒洒融攝十虛。離相離名，非語言可造；透聲透色，非寂嘿可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天地以之覆載，日月以之照臨，諸佛以之出世，祖師以之西來，世主今上皇帝以之垂衣御極，合朝勛貴以之致君澤民，千歲寶掌以之悟明心地，成大道場，提本分鉗鎚，碎聖凡窠臼。便乃道：它年吾道重興日，枯木華開別是春。端上座以之克紹芳猷，遠離鳳山，竟登鷲嶺，直得猿吟古木，鶴唳長空，白叟黃童，咸歌至化。當此之時，畢竟功歸何所？九天雲盡處，紅日上龍樓。
小參。一切諸法，本無自性，亦無生性。菩提涅槃等名，從淨法中得。貪瞋愛取等名，從穢法中得。淨穢兩邊，俱莫依怙。但有空名，名字亦無。三藏五乘十二分，種種名言，種種句義，總不出此箇元由。所以古聖有言，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皆不實。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如人取聲，安置篋中。又如吹網，欲令氣滿。此是諦實之說。若以為實，大錯了也。開山寶掌和尚，年一千七十二歲。三藏五乘十二分，種種名言，種種句義，靡不練磨，靡不究竟。後於梁武城中，得遇缺齒老胡，方乃頓明大法。不是容易，直須仔細。

復舉寶掌和尚偈云：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飄二澥游，更盡佳山水。師亦說偈云：參禪只要了心地，心地了時諸法空。南山昨夜日卓午，白額咬殺焦尾蟲。
上堂，再留兩序。
十五日以前，如龍得水。十五日以後，似虎靠山。正當十五日，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
元日，上堂。昨日喚今朝作新歲，今朝喚昨日作舊年。且如何是物不遷義？擊拂子，嶺上寒梅纔破雪，城邊楊柳已含煙。
上元，上堂。盡大地是一椀燈，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在燈裏橫屍露骨。進一步，築碎釋迦腦門；退一步，踏折達磨脊梁；不進不退，坐在臨濟、德山鼻尖上。且作麼生得平展去？良久，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為明州新瑞巖前山和尚引座。
控佛祖大機，定乾坤正眼。從上以來，據曲糸木，如恒河沙，鞠其指歸，直是萬中無一。所以道：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擊拂子，十二峯前月如剪，清光千里共依依。
上堂：兩兩非雙，三三非九。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蚍蜉把住大風輪，八角磨盤空裏走。參！
結夏，上堂。中峯門下，千歲巖前，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茲者時當首夏，憑何揭示玄徒？說性說心，行棒行喝，是弄猢猻家具；向上向下，亦有亦無，是諸方煎過藥滓。三世諸佛與儞豈殊？六代祖師與儞何別？百千劫內謾自馳求，十二時中何曾欠少？變現普周法界，收攝在一微塵，寒暑固難變遷，生死豈能拘綴？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金佛、木佛、泥佛，諸人總識。且如何是真佛？有般齪漢便道：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為了上座入塔，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燒作堆灰了也。二十九年，逆底順底，是底非底，無繩自縛底，今在何所？一塔矗青漢，四山懸綠蘿。
上堂，謝秉拂并夏齋。
舉：趙州會下，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州，州云：總教它作第二座。主事云：第一座教誰作？州云：裝香著。主事云：裝香了也。州云：戒香？定香？解脫香？

應庵叔祖云：趙州下者一槌，不妨驚羣動眾，子細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不免從頭注過：第一座，鐵額銅頭覷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真實身心同達磨。師云：玉本無瑕，雕文喪德。趙州、應庵之謂也。中峯咬定牙關，盡力[跳-兆+孛]跳出，它絺繢不得，亦未免從頭注過：第一座，露柱燈籠俱挼破；第二座，偏向淨缾裏吐唾；第三座，璞玉渾金能幾箇？都寺營辦夏齋又且如何？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午節，上堂。中峯今朝五月五，且無桃符并艾虎，當陽直截便知機，妙用縱橫絕方所。衲僧家，休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今朝五月十五，結夏恰恰一月。夜來僧司告報，今晨省院眾官同到明慶燒香。山僧侵早過湖入城，諸人已躬下事。打徹不打徹？姑且束之高閣。喝一喝，話作兩橛了也。

行新廣度橋。

神機密用，妙應無方，示險處津梁，作中流砥柱。橫身宇宙，直教通地通天；平步雲霄，說甚度驢度馬？七凹八凸，由此坦平；萬別千差，從茲融會。成一方之勝槩，壯千古之雄基，慶衍皇圖，輝騰佛日。正恁麼時，脚跟下縱橫十字一句作麼生道？驟步，云：無邊法界華嚴藏，共踏毗盧頂上行。

上堂：草衣木食，雪慮冰懷，佛法不增一毫；疥狗泥豬，灰頭土面，佛法不減一毫。住則孤鶴冷翹松頂，去則片雲忽過人間。既無心於彼此，豈有像於去來？擊拂子：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上堂。大雲彌布，汗雨滂流。當茲炎暑正隆，不欲久煩慈重。有箇現成公案舉似諸人，千歲寶掌在周威烈王時生，梁普通間方見達磨。淛西八箇軍州連年重遭大水，六月半猶未插秧。擊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月旦清晨升寶座，請師先祝萬年春。師云：麒麟出，鳳凰現。僧云：祝聖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冬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僧云：只如臺山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數步，婆云：好箇師僧便恁麼去，未審婆子具甚麼眼目？師云：瞎。僧云：只如趙州道：婆子被我勘破了也。意旨如何？師云：賊是小人。僧禮拜，師便喝。

乃云：恁麼恁麼，西天儘有；不恁麼不恁麼，東土全無。纔恁麼便不恁麼大，盡三十日；不恁麼中却恁麼小，盡二十九。總不恁麼時如何？喝一喝，下座。

為道上座下火。道不在內，亦不在外。大海不宿死屍，烈燄不藏蚊蚋。擲下火。
解夏，上堂。秋山削玉，秋水磨銅，南北東西活路通。兩隻草鞋健如虎，一條錫杖獰如龍。忽然撞著定上座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切忌無言滿面紅。
上堂：有一人常在孤峯頂上，靜悄悄中鬧浩浩；有一人常在十字街頭，鬧浩浩中靜悄悄。二人中且那一箇具衲僧正眼？若也揀辨得出，與儞千兩金。
上堂：從本無心無可傳，何須掘地覓青天？無心恰似中秋月，照見三千與大千。
上堂，謝首座、藏主、侍者。
開口道著，鷂子過新羅；舉步踏著，猢猻入布袋。趙州會下，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義出豐年。南泉道：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儉生不孝。忠國師云：將謂吾孤負汝，元來汝孤負吾。爛泥裏有刺，中天竺快便難逢，一時掀翻了也。會則天高東南，不會則地傾西北。
上堂。向上一路，貴在心空。心若不空，如人夜行，東西南北罔知所向。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為定上座下火。那伽大定，動寂常真。生死去來，如同游戲。劍刃上翻身，火燄中走馬。
開爐上堂，舉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燄與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應庵云：三世諸佛與火燄說法，火燄燒殺三世諸佛。
師云：若向雪峯言下薦得，笑殺旁觀；若向雲門言下薦得，自救不了；若向應庵言下薦得，盡大地人眉鬚墮落。
上堂：不見一法，名為見道。不行一法，名為行道。嘉州大像喫鹽，陜府鐵牛渴發。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上堂，兼謝首座：
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說禪，南贍陪洲喫飯，北鬱單越噇眠。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勝首座道：猛虎當路坐，摘楊華，摘楊華。
冬至，小參。衲僧家，頂門上日日一陽來復，脚跟下時時萬彙發生。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無非本地風光；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總是毗盧心印。慈明揭榜堂前，自彰家醜；洞山掇退果卓，倚勢欺人。便恁麼去，向我中峯門下黑漆拄杖還甘麼？吽，吽！且待別時。

復舉：溈山問仰山：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叉手進前，溈云：我誠知儞答者話不得。却傍顧香嚴，嚴云：某甲偏答得者話。溈山躡前問，香嚴進前叉手，溈云：賴遇寂子不會。師云：叉手當胸，進退兩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誰道仲冬時節冷？一團和氣在其中。

上堂，謝秉拂。

首座說底，見也見了，聞也聞了。藏主說底，見也見了，聞也聞了。拈拄杖云：拄杖子涌身虛空，放大光明，現大神變，說四十二波羅蜜法門。未見者直須見取，未聞者直須聞取。卓一卓：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上堂：今朝又是十一月，須知有法離言說，曠劫至今常坦然，普請歸家穩休歇。拈拄杖云：絲毫邪見妄生，打儞頭破腦裂。

上堂：大光明藏絕遮攔，八面玲瓏透膽寒。十二時中不知處，通身多是黑漫漫。

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師云：趙州好語，要且不赴來機。中峯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至大四年，西山洪水汎漲，一夜衝倒三座石橋，山門頭石師子作大哮吼，山河大地悉皆震動。儞輩貪眠漢子，知甚東西南北？

元日，上堂。舊臘昨朝送，新春今日迎。九天騰瑞氣，萬國靄歎聲。

上堂，舉古德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云：一十二面，千百億身，牛頭獄卒，馬面夜叉，泥豬疥狗，羅漢聖僧，是一是二？揮劒斫開人我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上堂：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二乘即色明心，十地當體即空。燈籠跳入露柱，佛殿走出山門。

一日，座主來參，師問云：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天台為甚八教？華嚴為甚五教？主云：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師云：屙屎見解。

浴佛，上堂。迦維羅城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頭上寶蓋從空垂，脚下金蓮隨地發。殃禍由茲彌大千，引得諸方恣忉怛；知恩獨有老雲門，當時若見便打殺。都盧識破不為冤，豈在嘍囉逞奸黠？惡水一杓香一罏，且圖真風扇塵剎。咄！

結夏，示眾。世道不古，人根益微。背本趨末甚多，遡流窮源極少。但言即心即佛，不知心佛旨歸。惟云藉教明宗，不省教中玄要。爭鋒脣吻，懷寶胸襟。拾瓦礫以當黃金，指螢火而為陽燧。甘馳求而靡怠，竟劬瘁以何成。輪迴六道之中，盤繞四生之內。深所畏者，良可憫焉。三月安居，由茲開靸。十方聚會，從此進修。若

也外息諸緣，自然內心無喘。塵塵虛明湛寂，處處廓徹靈通。煩惱即是菩提，障礙皆名解脫。
上堂：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胞胎未具已前，世界既成之後，只作一句會却，正是萬里望崖州。半明半暗，半合半開，十字街頭破草鞋，有甚用處？知時別宜，堪作闍黎。
上堂兼謝吉祥香長老。
達磨盡力提持，只道得箇不識；六祖全身擔荷，只道得箇不會。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其可妄生希冀哉？東陵法姪久處眾中，深諳此事，應緣利物一句作麼生道？掣斷金鑰天麒麟，高舉鐵鞭擊三百。
上堂，舉：李都尉、楊內翰與唐明嵩和尚問答次，李云：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誰立命？嵩云：仙人無婦，石女無夫。楊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嵩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顛。嵩云：騎牛不著靴。
師云：大小唐明墻壍不堅，扃鐍不固，致令他俗人有入室操戈之舉，是儞諸人且作麼生會？擊拂子，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
四月八日，上堂。雲門當時一棒，中峯今朝一杓。只此報德酬恩，一任諸方貶剝。下座。
結夏，上堂：諸方禁足，我者裏是事不足；諸方護生，我者裏逐旋營生。諸方也怪中竺不得，中竺也怪諸方不得。
上堂，舉：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沙云：是你自己。雲門云：大小玄沙向語脈裏轉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雲門云：忽有人路上請老僧齋，儞也隨例得飯喫。師云：玄沙見處偏枯，雲門解處疎謬，致令者僧前不遘村、後不迭店。今日忽有人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師云：古今見亡佛法情盡則不無，雲門大師中峯門下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冬至前後，沙飛石走。
解夏，上堂。結却布袋頭，萬象森羅沒出氣處；解却布袋頭，山河大地得大自在。結也結了，解也解了，諸人一任東去西去。前程忽有人問著，輒不得道：在中天竺過夏。下座。
上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且道是箇甚麼？乃云：三年一閏。
為定維那下火，一槌之下，正眼豁開，亘塵沙劫，是箇大寂定門。顧視左右，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所以道，譬如虛空，體非諸相，不拒諸相發揮。驀拈拄杖畫一畫，云：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
上堂。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黃面瞿曇三百餘會說不出，闕齒老胡十萬里傳不到，臨濟、德山用盡自己心，笑破它人口。端上座百無所長，也要諸方共相委悉。以拂子畫一畫，云：人窮不到金剛際，未免區區役路岐。
上堂：兄弟，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即今六月一日了也，期制之中成得箇甚麼？他心天眼漫騁神通，帝釋輪王徒彰福報，爭如直下無事好？珍重！
上堂，舉丹霞行脚至一荒院，值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云：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云：燒取舍利。主云：木佛焉有舍利？霞云：如無，更取兩尊燒。院主嗣後眉鬚墮落。
師頌云：丹霞燒木佛，院主墮眉鬚。一場奇特事，天下幾人知？
上堂，舉：達磨大師偈云：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不如端坐靜觀心，只此心心心是佛。師云：坐殺達磨大師了也。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墻見角，便知是牛。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萬里長空明皎潔。通途八面任縱橫，今古何曾有途轍。別別，藕絲竅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擊拂子，下座。
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草鞋無跟。
乃云：開口道著，舉步踏著，十箇有五雙，因甚不知落處？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上堂。三世諸佛拈向一邊、六代祖師置之一壁，十二時中且要識取自家主人翁，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四生九有籠罩不住，方有少分相應。我且問儞：著衣、喫飯、屙屎、送溺、行住坐臥、見聞覺知，且阿那箇是你自家主人翁？有般漢便向第八識裏妄生卜度，便道：呼之有聲，不見其形。只今言談祇對、歷歷孤明，豈不是我自家主人翁？錯了也。此是無量劫來生死根本、無始劫來業識癡團，使得儞七顛八倒、役得儞萬苦千辛，豈可認以為實？降此之外，畢竟阿那箇是儞自家主人翁？復高聲喚云：主人翁！惺惺著！下座。
上堂：古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時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
除夜示眾，百丈和尚云：儞者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也，入眾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
雲峯和尚云：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淡泊，看却今之叢林，更是說不得也。所在之處，或聚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飯食豐

濃、寮舍穩便為旺化也。兄弟！當時早有者箇說話，在今諸方，豈堪具述？據曲糸木者，智眼既已不明；擔盆囊行脚者，信根又復淺薄。爭人爭我，以當宗乘；行盜行淫，而為佛事。身披師子皮，心行野干行，聞禪聞道，似鴨聽雷，視利視名，如蠅見血，傷風敗教，靡不有之。先佛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此其是也。今朝是箇小年夜，儞自家大年夜忽然到來，且作麼生排遣？還曾猛省也未？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只為儞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飄流汩沒，不能自知。若也直下是去，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七縱八橫，無是不是。其或未然，直饒爛嚼，白湯嚥下，未免粘牙帶齒，切宜自生勉勵。

上堂，僧問云：如何是實頭一句？師云：刀斫不入。僧云：如何是虛頭一句？師云：火燒不著。僧云：如何是不虛不實一句？師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

師乃云：祖師道：心心如木石。又有道：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與麼說話，總無交涉。拈拄杖云：救得老盧頭，失却少林齒。上堂：放下屠刀，我是千佛一數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主人翁，惺惺著；菩薩子，喫飯來。者一隊漢，懸羊頭，賣狗肉，指鹿為馬，認奴作郎，知他有甚憑據？中天竺別開一路，與汝東行西行。拈拄杖擲下云：看脚下。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二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三

住杭州路靈隱景德禪寺語錄

門人　祖銘等　編

諸山疏提起云：合郡宿德名員，以此穿天下衲僧鼻孔，西天四七出不得，東土二三出不得。
方外踈。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未舉先知底，固不在言。只者錦標玉軸，甚處得來。塞却耳根，分明聽取。佛誕上堂，舉應庵和尚頌云：草本無端拈出來，更加注脚放癡獃，西天此土誰知己？夜半優曇火裏開。
師云：應庵與麼道，大似看錮鐺著生鐵。山僧別資一路，要與黃面老人相見。寶覺真空，無是非是，悲願弘深，上下分指。七十九年中，妖怪從茲起，瞎眼波斯滿大唐，懵袋亂呈知幾幾？
上堂。無不無，有不有，金毛師子變作狗。南辰昨夜唱巴歌，驚起法身藏北斗。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師云：松直棘曲，鵠白烏玄。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
斷江首座至，上堂。山僧昔年行脚，駐足茲山，育王橫川和尚一偈寄云：清□長短聲，獨自倚廊柱，三際俱不來，一片冷泉水。非惟無眾生，無佛亦無己，短句與長吟，遣興適意爾。夜半落霜華，日輪正卓午，寥寥天地間，只有寒山子。好大眾！有祖以來，提持衲僧頂[寧*貝]上一著子，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總出不得。者箇老和尚今日因其得法，上足斷江首座垂訪，舉似諸人，大家薦取。
上堂。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欲見而不見。卓拄杖，云：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上堂。深山古寺，枯木死灰，迥絕異緣，了無它念。耳畔松風瑟瑟，門前澗水潺潺。正恁麼時，就中還有奇特也無？擊拂子，云：一月纔過便休夏，脚綳高打任東西。
解夏，示眾。參玄上士撥草瞻風動踰萬里，只為生死兩字不破，明朝又七月十五日了也。還猛省麼？莫麤心胡亂領覽，莫騁眼下一期口快，莫悠悠漾漾虛度光陰，他時後日沒人替代。儞英邵武云：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為苦也。忽一日世緣告終，只箇肉團心昏了散了，刀斫也不痛、火燒也不疼，驢胎馬腹、龍畜良賤總竟不知，豈不是袈裟下失却人身？如

今眾中有般惡友，將古人垂慈處向第八識裏妄生，穿鑿者是、玄妙機關者是、向上爪牙者是、一乘圓頓者是，將錯就錯，借路經過，依他出、語他語，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如把屎塊向自口含了吐過，與別人點胸點肋、稱楊稱鄭，以謂無敵於天下。還破得他生死麼？灼然是一點也用不著。儞諸人幸自與佛祖不別，何故甘心下劣，枉受沈淪？你但歇却攀緣、染淨、凡聖、取舍、有無諸念，拈却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和合諸入，有什麼生可貪、死可怖、破與不破來？儞若向外馳求，別要出他生死，一夏又一夏、一秋又一秋，便到彌勒下生也未有成辦時節。珍重！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

師云：若以無為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為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儞天上天下。

上堂，舉趙州初參南泉，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不？泉云：擬向即差。州云：不擬焉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州於言下大悟。

師云：南泉被趙州一問，直得分疎不下；趙州被南泉一坐，至今擡身不起。兩箇漢總有過處，諸人檢點得出，許儞真達不疑之道。

開爐上堂，舉雪峯示眾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玄沙問云：火爐闊多少？峯云：如古鏡闊。沙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師云：古鏡即是火爐，火爐即是古鏡，不是雪峯老漢，爭得頭正尾正？鷲峯今日忽有人問：火爐闊多少？只向道：隨家豐儉。

至節，上堂。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千卉萬彙，無不發生。拈拄杖，云：拄杖多年挂屋壁，夜來頭角也崢嶸。

佛成道日，上堂，舉：世尊於雪山夜覩明星，豁然大悟，乃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師云：者老和尚一時錯認魚目以為明珠，直至如今翻成話杷，靈鷲峯前明星爛爛，與昔日雪山略無少異。我此一眾莫有豁然大悟者麼？良久，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為尼能上座下火。生緣既了，能事既畢，四大五蘊則且置性，比丘尼轉一念成阿羅漢，畢竟有何憑據？擲下火，云：炎炎火一團，觸著燒殺儞。

元旦，上堂：歲律新還舊，人生古又今，西來無一事，切忌錯留心。

請典座，上堂。草木衰謝，春至自榮；眾生顛倒，妄盡自覺。僧問三平：如何是有漏？平云：笊籬。如何是無漏？平云：木杓亂走，衲僧一任圖度。

佛誕，上堂。黃面老子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與麼說話，如將金輪寶位直授凡庸，其奈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因風吹火。雪竇云：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畫虎成狸。山僧恁麼抑揚，意在於何？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上堂：春山青，春水綠，在處風光皆溢目。百歲都盧能幾何？誰道光陰非迅速？朝悠悠，暮碌碌，輒莫隨時但馳逐。衲衣之下本來人，要在識渠真面目。喝一喝。

上堂，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西天廣額旃陀羅放下屠刀，因甚便道我是千佛一數？師云：水流江漢去，雲向帝鄉歸。又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菩薩，為什麼却出得？師云：一對無孔鐵槌。

乃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著衣喫飯有什麼難？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著衣喫飯莫道不難。拈拄杖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冬至，上堂。靈機廓徹，萬法無私。智鑑洞明，十虛無間。轉一陽出六陰之內，驅六陰入一陽之中。塵塵普應，剎剎全彰。道泰時清，民康物阜。拍禪牀，云：五色祥雲連鳳闕，一輪紅日耀龍樓。

上堂，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云：莫只者便是麼？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獰龍戲海，孤鶴翹松。正法眼藏，瞎驢邊滅却；黃梅衣盆，付與盧公。拈起簸箕別處舂，熨斗煎茶銚不同。

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

僧又問智門：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為甚麼却無？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門云：智門今日失利。

師云：二尊宿與麼答話，脚跟下好各與三十棒。何故？為他不合向有無裏鼓弄人家男女。

上堂，舉：趙州訪上庵主，云：有麼？有麼？庵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拂袖便行。又訪下庵主，云：有麼？有麼？庵主亦竪起拳頭，州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便禮拜。

師云：者箇公案，諸方錯判者甚多。山僧論實不論虛，上庵主截鐵斬釘，下庵主和泥合水，大小趙州識甚好惡？

涅槃，上堂，拈拄杖：釋迦老子即今在山僧拄杖頭上放無量妙寶光明，出無量妙寶音聲，摩胸普告大眾云：汝等諦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瞻仰取足，毋令後悔。諸人若也諦信得及，拄杖子功不浪施；脫或未然，釋迦老子入般涅槃久矣。擲下拄杖。

上堂，舉：鏡清問僧：櫚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師云：鏡清有年無德，愛討便宜；者僧逐色隨聲，合受屈辱。當時見他問：櫚外是什麼聲？便好與一喝，更或如何若何，拂袖而去。直饒鏡清有生擒活捉之機，也無用處。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三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四

住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門人　梵琦等　編

據室摩竭陀國，掘地覓天；毗耶離城，接竹點月。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苕帚柄三十，且待別時。
方外疏，言言見諦，句句朝宗。西天昔日淨名老，東土今朝龐蘊公。
陞座，拈香云：此香蘊唐虞太和根本，蕩蕩無能名焉；協殷周至治馨香，巍巍有成功也。爇向寶爐，恭為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祝延聖躬萬歲萬萬歲。
遂斂衣就座。僧出問云：堂前皷響，大眾雲臻，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破糞箕，生掃箒。僧云：臨濟和尚示眾云：夫說法者，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還端的也無？師云：有甚不端的？僧云：如何是一句中須具三玄？師云：人天本豎。僧云：如何是一玄中須具三要？師云：畜生本橫。僧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東村王老屋頭穿。僧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大海波心駕銕船。僧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阿誰家裏竈無煙？僧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眼裏瞳人吹木叫。僧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寒山拍手拾得笑。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皎月當空無不照。僧云：三要三玄蒙指示，西來的意事如何？師云：答汝亦不難。僧云：大善知識，豈恪方便？師云：老僧入院事繁。僧禮拜歸眾。
師乃云：千峯頂上出身一路，十字街頭不知。十字街頭覿面一機，千峯頂上不會。千峯頂上若會，即是十字街頭。十字街頭若知，即是千峯頂上。盡無量阿僧祇劫，天人脩羅，若聖若凡，全體是箇國一道場。盡浮幢王剎，山河大地，若草若木，全體是箇妙喜世界。釋迦彌勒拱手歸降，文殊普賢全身奉重。天魔窺覷無門，外道瞻仰有分。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獅子游行，不求伴侶。迥絕異緣，高超諸有。以之壽聖君，則天地同久，日月並明。以之福賢佐，則安若太山，固如盤石。以之康濟兆民，則風以時，雨以時。以之鍛鍊衲僧，則虛而靈，寂而妙。正法眼藏自此流通，邪見稠林由茲寢息。正恁麼時，畢竟功歸何處？擊拂子云：蒲團靜坐無餘事，永日寥寥賀太平。
復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竇，隱遁過時，奈緣法眼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為他了却。時有僧出云：如何是未了底公案？法燈打

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儞。
師云：能殺、能活，能縱、能敛法燈，不失本分鉗鎚，惜乎傷鋒犯手，致使貽笑傍觀。山僧本志亦欲深藏巖竇，隱遁過時，柰緣藏叟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為他了却，就中忽有箇渾鋼打就、生銕鑄成底，擔當得去、領略得行，一棒也不打他、一句也不罵他，向明窻下如法安排。何故？總似今日老胡有望。
為佛開光明。我如來以清淨天眼。普觀大地眾生。去劫以前。來劫以後。纖塵無有障礙。徑山今日。因甚為他重新點出。只恐諸人味其所自。
上堂：一華開，天下春。一葉落，天下秋。理隨事變，事逐理收。無一塵而不徧，無一剎而不周。歷劫分明至今日，東西南北謾馳求。喝一喝。
請首座，上堂。有際天之雲濤，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之風，可負垂天之翼。建法幢，立宗旨，苟非其人，安任其事？拍禪床，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云：德山在儞頂門上耀大法眼，臨濟在儞耳門裏轟大法雷。靠拄杖，云：只為諸人當面蹉過，走入露柱裏去也。
上堂，僧出眾，提起坐具云：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師云：三脚蝦蟆著錦襠。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有人笑儞。
師乃云：病在一師一友處，病在多知多解處，病在求禪、求道、求菩提處，病在泯默無聞、冷水浸石頭處。只如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還得不病也無？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
為玄首座下火。摧殘峭峻，銷爍玄微。兜率宮中，了無夢想。勞生路上，永絕驅馳。火裏烏龜頭戴角，飜身觸倒五須彌。
解夏，上堂。舉：東山和尚示眾云：百鍊黃金鑄銕牛，十分高價與人酬，庭前不有華含笑，又是東山一夏休。師云：徑山隨氈氈也。有一頌：老矣無心鑄銕牛，眼前隨分即相酬，庭前葉脫西風起，且喜凌霄一夏休。
城歸，上堂：去時夏暑侵衣熱，歸日秋風滿面涼。彈指聲中便差別，百年能得幾時長？
師一日勘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則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
天童雲外和尚遺書至，上堂，舉雲居膺和尚遷化次，問侍者云：今日是何日？者云：初三。居云：三十年後但云只者是。遂乃端然告寂。

師云：雲居得曹洞正傳，為宗門百世師表，末後全提，因甚一場懨懶？擊拂子，云：無縫塔中雲叵匝，不萌枝上月團圓。
上堂，僧問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如何是不回互？師云：闍黎自闍黎，老僧自老僧。僧云：如何是回互？師云：闍黎即是老僧，老僧即是闍黎。
師乃云：南泉斬猫兒，趙州頭戴草鞋出去；鳥窠吹布毛，通侍者當下悟去。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
上堂。窮千仞之巔，則必與之俱錯；極九淵之底，則必與之俱錯。一種平懷，泯然自盡。錯！達磨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錯！錯！錯！何曾錯？祥麟只有一隻角。
為旌忠了堂和尚引座。開蓮華於臘月，落冰片於炎天，疏正脉之淵源，碎邪師之窠臼。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秋水橫按兮半提可滅，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將見斯人兮駕馭昂枡。擊拂子，云：叢林在處今寥落，聽取西山第二禪。
上堂：舜若多神，無身覺觸；跋難陀龍，無耳聽聞。棋盤石雨過苔生，鉢盂池春來水滿。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不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一日，僧來參，師問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磍。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
上堂：風吹不入，水洒不著。邁古超今，光明烜赫。昨夜楊岐三脚驢，翻身踏倒黃番綽。今朝仔細辯蹤由，却是西川李八伯。
為泳掌財下火。秤盤上分斤定兩是汝，筭筒邊橫千豎百是汝，且道生死海中涵泳游戲是汝不是汝？擲下火，云：烈焰堆中分明薦取。
謝秉拂并夏齋，上堂。教中道：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法等者，於食亦等。都寺營齋，內外悉皆飫飽，是名食等；首座秉拂，內外悉皆見聞，是名法等。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喝一喝，下座。
上堂：即心即佛，喚起窻全曙；非心非佛，催歸日未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無心華裏鳥，更與盡情啼。拈拄杖，卓一卓。
上堂。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入山不畏虎兕，獵人之勇也；見佛殺佛，見祖殺祖，衲僧之勇也。拈拄杖，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朝廷，金山作水陸。陞座，拈香云：此香融五嶽之神秀，五嶽莫並其高寒；結九地之精英，九地莫窮其深厚。爇向寶爐，端為祝延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陛下，恭願懷保小民，茂昭大德，本枝百世，壽考萬年。
問答不錄。

乃云：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世界是箇金剛正體，淨躶躶，絕承當；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世界是箇寶覺真心，赤洒洒，無空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無一時不徧，無一處不周，無一理不圓，無一事不具。塵塵剎剎，八面玲瓏；物物頭頭，十方通暢。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腹中現百億閻浮提室，內湧三萬二千獅子座，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左之右之，無可不可。三世諸佛以此正體、以此真心坐寶蓮華，成等正覺，津濟四生，梯航九有；六代祖師以此正體、以此真心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啟廸盲聾，炳耀癡昧；奕世人王帝主以此正體、以此真心為生民立極，為世開太平基，拯黎元於塗炭，措天下於盤石。

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以此正體，以此真心，克紹丕圖，纘登大寶。百億須彌盧，百億香水海，日月所照，風雨所至，悉稟威靈，咸歸化育。

乃至此日，特頒聖旨，敦遣使臣，就金山古澤心寺，照依梁武皇帝科儀，修設天地冥陽水陸大會七晝夜，爇種種香，然種種燈，營種種上妙飲食，設種種上妙服御，金、銀、珊瑚、真珠、瑪瑙，種種上妙珍寶，而為供養。命僧一千五百員，披轉三藏五乘十二分秘典真詮，權也實也，頓也漸也，半也滿也，偏也圓也，交光相羅，如寶絲網，上以翊衛皇圖，下以資培民本。

徑山臣僧行端與教禪律三宗、耆年碩德，以此正體，以此真心，欽奉綸言，高陞寶座，闡揚諸佛無上奧旨，發揮諸佛無上秘傳，若幽若顯，若聖若凡，若飛若潛，若動若植，普仗良因，均霑妙利，四方消灾沴之虞，萬姓樂耕桑之業，同躋仁壽，共享昇平。當此之時，理周事徧，果滿功圓，直下無私一句畢竟如何？擎展擊拂子云：化行舜日山川外，人在堯天雨露中。

復說偈云：執尺量虛空，終難究其數。持蠡測海水，豈解知其源。吾君本心體，廣大亦如是。欲求其邊際，畢竟不可得。吾君之壽量，與此心體同。欲求其窮極，是亦不可得。吾君之福源，與此壽量同。欲求其窮盡，是亦不可得。太后皇太子，嬪妃諸眷屬。心體及福源，等無有差別。一塵一佛剎，一剎一釋迦。各現廣長舌，共說如上事。百千萬億中，亦不能及一。天人羣生類，地獄鬼畜等。十方諸有情，三界眾含識。當知此心體，本來相如是。

上堂，舉：臨濟示眾云：若與麼來，恰似失却；不與麼來，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

師云：者老漢刺腦入膠盆了也。乃云：若與麼來，無繩自縛；不與麼來，恰似失却。一切時中切宜斟酌，會與不會，莫錯莫錯。分明

與麼道，是甚秦時轢[車*度]？喝一喝，下座。
城歸，上堂。華街柳巷，恢張本地風光；酒肆茶坊，突出衲僧巴鼻。人人八面玲瓏，箇箇十方通暢，何必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拈拄杖，云：三箇童兒抱華皷，莫來攔我毬門路。
結夏，上堂。十五日以前，水長船高。十五日以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狸奴白牯，情與無情，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復說偈云：蠟人還只爾，銕彈復何如？夜短睡不足，日長飢有餘。
普慶請開山，上堂。僧問云：法筵初啟，佛寺新開，作麼生是斬新一句？師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僧云：恁麼則普慶山中祥霧起，翠屏峯下瑞雲生。師云：莫[斯/言]速。僧云：爭奈目前何？師云：教儞莫[斯/言]速。僧云：記得世尊因地中布髮掩泥次，然燈如來指布髮處云：此處可建梵剎。為復因時建立？為復觸處皆真？師云：南斗七，北斗八。僧云：會中適有賢于長者持標竿以指處插云：建梵剎已竟，又作麼生？師云：隨邪逐惡。僧云：是時天帝釋於空中雨華讚歎云：庶子有大志矣。還諦當否？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僧云：只如子愚能長老刳心獨力，營辦寶坊，可謂出他古人一頭地。師云：同坑無異土。僧云：還許某甲末後讚歎一句也無？師云：試亂統看。僧擬開口，師便喝，僧禮拜歸眾。
師乃云：法身無相，融攝十虛；法眼無瑕，包羅萬像。淨倮倮，絕承當；赤洒洒，無空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直得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正恁麼時，還有與子愚能長老相見者麼？若也見，三十棒一棒也不較；若也不見，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知恩方解報恩。
復舉世尊因地中布髮掩泥公案，師云：適間禪客問一句來，老僧答一句去，可謂徹頭徹尾。苟或遲疑，更聽一頌：無上寶王剎，當機誰解看？然燈纔舉手，長者便標竿。解起天人敬，能摩星斗寒。埋頭火宅者，今古自顢頇。
上堂。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馬簸箕應西天，懸讖傳東土。大法因甚却將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擊拂子云：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上堂：一夏悠悠今已半，尅期取證事如何？幻華非幻消磨盡，只與從前不較多。
上堂。平白地上拈起一絲，十箇有五，雙眼瞠瞠地。若作佛法商量，錯認定盤星；不作佛法商量，刻舟求劒。三十年後蹉口咬著舌頭，徑山生身墮無間獄。拈拄杖畫一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床，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為存上座下火，偷心死盡，毛髮不存，正是大病之源。涅槃臺上，皎月當空；勝熱門頭，清風市地。
上堂。聞聲不被聲惑，是儞觀音三昧；見色不被色迷，是儞文殊法門；居一切事不被事礙、涉一切理不被理拘，是儞普賢境界。若也成褫得去、受用得行，常在途中不出門，無去無來亦無住；若也當頭蹉過、當面諱却，便是阿逸多出世，更須買草鞋行脚始得。
上堂：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二時粥飯向甚處屙？盡大地是涅槃妙心，六道輪迴因甚處得？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舉：黃蘗和尚示眾云：儞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且如何？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後來溈山舉問仰山：黃蘗意旨如何？仰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溈云：斯實難辯。
師頌云：大唐國裏無禪師，亂鑿胡穿知幾幾？鵝王擇乳鴨不同，惟有仰山較些子。
上堂，謝秉拂并夏齋。
無絃琴上撫出五音六律，無底鉢中飣出七珍八寶，未聞者得聞，未飽者得飽，碁盤石[跳-兆+孛]跳上天，鉢盂池哮吼入海。俱胝道者忍俊不禁，將國一祖師禪石喝成三片，直下恰似川字籀文。喝一喝。
上堂，舉：南嶽和尚示眾云：道一曾為人說法也未？總不見寄箇消息來。僧云：已與人說法了也。遂令訪彼，待他陞座，但出問云：作麼生？有甚言句？記將來。其僧依教往問，一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其僧回，舉似南嶽，大稱賞之。
師頌云：三十年不少鹽醬，二時粥飯只如常，可憐南嶽讓和尚，垂老懸懸掛肚腸。
請兩序，上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欲左即左，欲右即右。如頭之耳目，如身之臂肘。其進用也，罔涉離微。其退藏也，豈存窠臼。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上堂，僧出眾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僧回首召云：大眾記取。師云：老僧今日不著便。
師乃云：若論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嘿通，十二時中且作麼生得相應去？者裏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
上堂。本大者，其葉茂；源深者，其流長。源之通塞，要在疏之、導之，使無匱竭之憂；本之榮悴，要在培之、植之，使無夭折之患。上而諸佛、下而諸祖，豎大法幢、耀大法眼，乃至有國有家垂

紳正笏，措天下於泰山盤石之安，總出者箇圈縶不得。擊拂子，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鋌。
請監收，上堂。山鄉每憂旱，水鄉常畏潦，付託既得人，安用掛懷抱？古人云：千粒萬粒一粒生，只者一粒甚處生？歸堂喫茶。
上堂。內不住受想行識，外不著聲香味觸，出息不涉萬緣，入息不居陰界，菩提妙華徧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便與麼去，只成箇杜撰座主，向我衲僧門下未夢見在。擊拂子，云：獨立周行如便休，誰振宏綱照千古？
上堂。無名名之父，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為萬物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拈拄杖，左卓云：者裏會得，見肇法師即易，見傅大士即難。右卓云：者裏會得，見傅大士即易，見肇法師即難。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老好痛與三十，貶向無生國裏。靠拄杖，下座。
上堂：半明半暗，半合半開，無向無背，無去無來。曠大劫來覓不得，四天下人空獃獃。
上堂。人間五月汗滂流，山雨連朝冷似秋，直下便明心地法，銕鞭三百未輕酬。
師廊下見僧，便云：棋盤石斫破儞腦門，鉢盂池浸瀾倆脚板。僧擬議，師便喝。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威音王前無一法可增。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阿逸多後無一法可減。只如麻谷携鋤入菜園，是有指示耶？無指示耶？迷來總似蛾投火，悟去渾如鶴出籠。
上堂：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頭說食終不飽。百千諸佛諸祖師，別更無禪亦無道。拍禪床，下座。
謝兩序，上堂。靈機廓徹，智鑑虛圓。固無動寂之殊，豈有久新之異？拈起也，十日麗天；放下也，百川赴海。後先齊致，左右逢原。正恁麼時如何？三界炎歊爍金石，蒲團永日自寥寥。
示眾。初祖菩提達磨云：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者老臊胡佩般若多羅正印，十萬里踰沙越漠，道我傳法救迷情，因甚却作野干鳴？脾胃肝膽、涕唾膿血，是儞地水邊事，非己之法王也；寒煖呼吸、動轉施為，是儞火風邊事，非己之法王也；呼之有聲、不見其形，孤明歷歷、言談祇對者，是儞無量劫來生死根本，非己之法王也。且阿那箇是儞己之法王？別教什麼人見？當其見時，有形耶？無形耶？青耶？黃耶？大耶？小耶？者裏脫體分明，達磨大師與儞洗脚有分；其或未然，碧眼胡從普通年直至如今，在儞眉毛眼睫上放妙寶光明、出妙寶音聲，演說安心法門，切忌當頭蹉過。珍重！

上堂，舉：南泉因入園見一僧，乃拋瓦礫擲之，其僧回首，泉乃翹一足，僧無語，泉便歸。僧隨後歸，請益云：和尚擲瓦礫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泉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語。

師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莫不按劍而視。南泉老漢失却一隻眼，畢竟如何？頭上是天，脚下是地，甜瓜藤結苦胡盧，釋迦不受然燈記。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四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五

法語

示果侍者

拈華微笑，斷臂安心，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勢不獲已，將錯就錯，說箇佛、說箇祖、說箇心、說箇性，何異平白地上好肉剜瘡？本色衲子向胞胎未具、眹兆未分以前著得一隻眼，廓然蕩豁，洞徹十虛，便與釋迦老子、達磨大師無二無別，謂之頂王三昧、謂之隨色摩尼、謂之無盡藏神通門、謂之金剛寶劒踞地、獅子烈焰聚種種名，盡三界十方、世出世間更無一塵一法與你為緣為對、為障為礙。水潦於馬祖踏下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根本既明、源流既正，轉大法輪、耀大法眼，操殺人刀、秉活人劒，抽釘拔楔、解粘去縛，使有情界中佛種不斷，豈不是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也？

泳藏主入京書金字藏經求語

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晝夜六時常放妙寶光明、常出妙寶音聲，普為汝諸人開演無上第一義諦，為汝諸人當頭蹉過、當面諱却，不能領箇現成受用，遂乃勞他迦文老漢起道樹、詣鹿苑，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曲開方便，巧說多端，有權有實、有頓有漸、有半有滿、有偏有圓，如將黃葉暫止兒啼，其奈去聖時遙，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當今聖天子，以佛心統御萬邦，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悉稟威靈，咸歸化育，觀此大經，多成迷昧，憫此眾生，多成懈怠，大揮公帑精金，詔天下善書僧儒，畢會京師，重為書之。徑山泳藏主，由是以書畫預選。於斯行也，深蘸紫毫，大書碧楮，一經一偈，一文一義，一句一字，悉皆放光動地，將使五濁眾生，聞是經者，革迷昧為明了，見是經者，策懈怠為精進，同悟如來十二行輪，豈但法門增九鼎之重哉。

示壽維那

英銳之士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向我衲僧門下尚未能彷彿，萬一鑽頭入知見網中、插脚向情識海裏，狗口裏求象牙、馬頭上尋牛角，萬劫千生永無成辦之期矣。年來此道殊

甚，據曲木床稱師者，智眼既已不明；擔鉢囊行脚者，信根又復淺薄。麻纏紙裹，遞相熱瞞，俾少林直指正宗，流成戲論，可不痛心疾首者哉？

昔太行山克賓禪師在興化作維那，化一日謂云：你不久為唱道之師，蝦為子曲。賓云：不入者，保社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化云：你會了不入？不會不入？幾乎蹉過。賓云：總不與麼，真獅子兒能獅子吼。化便打，復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復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趁出院。興化此令雖行，無奈傍觀者醜。雲居舜老夫云：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是而今之流翻轉面皮多少時矣。大慧師祖云：要作臨濟烜赫兒孫，也須是翻轉面皮始得。

二大老一期截長補短，檢點將來，總欠悟在。且道當時別作什麼道理，向興化門下免致罰錢出院？試下一轉語看。

示染禪人

曠大劫來，生生死死，如旋火輪，無有休息，如汲井輪，互為高下。良由迷自本心，昧自本性，逢境便緣，逢塵便執，頭出頭沒，不自知非而已。

天台染禪人，無染其名，絕塵其號。蓋以眼無所染，則色塵絕；耳無所染，則聲塵絕。一根既爾，諸根亦然；諸根既爾，諸塵亦然；諸塵既爾，諸法亦然；諸法既爾，則曠大劫來，舍身受身，出胎入胎，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森羅萬像，明暗色空，世出世間，無一鍼鋒許非各各當人得大自在、得大受用、得大解脫、得大安樂時節。於其中間，生亦不可得，死亦不可得，染亦不可得，淨亦不可得，如是名亦不可得，如是號亦不可得，四大、五蘊、世出世間一切法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譬如虛空，體非諸相，不拒諸相發揮，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左之右之，無施不可，豈不光明俊偉者乎？古德云：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亦豈外此別有指陳也？

示立首座

寂靜中做工夫者，以寂靜為究竟，他且不是你寂靜中究竟底物；憒鬧中作主宰者，以憒鬧為得意，他且不是你憒鬧中得意底物；經教中領覽者，以經教為根本，他且不是你經教中領覽得底物；師友中講磨者，以師友為淵源，他且不是你師友中講磨得底物。此無形段

金剛大士，從塵點劫來直至而今，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你擬向東邊討他，他向西邊立地；你擬向南邊討他，他向北邊立地。教他與一切人安名立字即得，一切人與他安名立字即不得。一切處、一切時與你萬像為主、萬法為師，此其是也。自非上根利智，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將第八識斷一刀，豈有成辦時節？

豈不見盧祖至大庾嶺時，有明上座者，陳宣帝之裔也，膂力絕人，故有將軍之號，犇逐至前。盧祖知勢不可敵，因以衣盂置盤石間，云：衣以表信，可力爭耶？任汝將去。明盡力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云：我來求法，非為衣也。盧祖問曰：汝今欲求何法？明曰：我實未識自己本來面目，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明當下豁然大悟，徧體汗流，悲淚請曰：上來密語密意外，別更有否？祖曰：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但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即在汝邊。明作禮曰：某甲 在黃梅，實未省本來面目，今蒙開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咄！便以此為本來面目耶？驢鞍橋且不是阿爺下頷。

潮陽立首座，嘗分座於山中，臨別求語，因而不覺忉怛。

示報侍者

向上一路，恢廓十虛，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嘿通，要在當人深信堅固，向胞胎未具、朕兆未分以前，一覷覷破，透頂透底，迥絕羅籠，亘古亘今，了無向背，七縱八橫，得大自在，方有少分相應。若乃依師差別，見人差別，被他曲木牀上瞎老師胡指亂註，有佛有法，有禪有道，有玄有妙，有機關境致，如何若何膠住你舌頭，釘住你眼睛，隘住你胷襟，如油入麪，永取不出，日久月深，化為精魅魍魎，放無量光明，現無量神通，以謂天下無敵，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斯之謂也。老胡十萬里西來，盡力提持，只道得箇不識；六祖傳黃梅衣鉢，全身擔荷，只道得箇不會。由茲而降，或行棒，或行喝，或擎拳，或豎指，至於打地面壁，輥三箇木毬之類，鞠其指歸，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豈有佛有法，有玄有玅，如何若何與你作究竟栖泊哉？

示意首座

威音王佛以前有一坐具地，從古至今未曾移易一絲毫，十箇有五雙，剛自不知落處。鄧師伯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

翁，幾度買來還自賣，為憐松竹引清風。也只是箇破家不肖之言，豈知有上祖田舍翁陰德也？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快如倚天長劒，鈍似無孔鐵槌。僧又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鈍似無孔鐵槌，快如倚天長劒。伶俐漢橫拈得去，倒用得行，一任天上天下。其或未然，且向七百甲子老瞎禿手中乞命。
佛果謂圓首座云：彼以惡來及以惡聲名色非理相干，但直下坐斷如初，不見不聞，久久魔孽自消。若與之較，則惡聲相返無有了期，亦不表顯自己力量。此雖古人煎過藥滓，倘以元和津日進一服，則世間一切逆順境界皆吾解脫遊戲之場矣。衲僧家既已置身此箇法門，憤一口氣挺然出來，與從上佛祖雪屈，方乃不辜行脚本志，隨氈氈趁大隊向老鼠孔裏頭出頭沒，豈其然哉？

拙隱居士求示

此不思議大解脫門，在各各當人分上，從曠劫至今，無絲毫間隔，無絲毫虧欠。只為你根性不等，智識不明，聽聲不出聲，見色不超色，被他無明煩惱、人我是非、情見想習，使得七顛八倒，苦海中頭出頭沒，無有了期。以故諸大佛祖遞相出興，曲垂方便，巧設多端，以諸幻藥治諸幻病，不過欲汝諸人一箇箇退步就己，向夢幻殼子上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直到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而已，即非向外別有一塵一法、一技一能、一言一句擔得將來誑謾於汝。是故德山有言：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汝執取生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魅野狐，豈不信哉！
番陽孟居士遊宦南北兩朝，徧參江淛尊宿，晚慕劉遺民之風，入西山蓮社為肥遯計，徑山佛慧老師因以拙隱號焉。蓋以世間諸子百家文章技藝皆小巧邊事，非自己大休大歇大安樂之妙，惟直下啐地折、噓地斷，巧盡拙出，方可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無二無別。只如博地凡夫現行無明，如千波萬浪相似，作麼生究竟？作麼生洞明？方乃得到者箇田地。
豈不見昔張拙秀才訪禪月、齊己、泰布衲於石霜會中，一向只與此三人說詩講文章，初不知有脚跟下奇特事。禪月向他道：堂頭和尚是肉身菩薩，何不參禮？拙因依教而往。霜問云：秀才何姓？拙云：姓張名拙。霜云：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張拙秀才當下豁然大悟，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如白衣拜相、如平地登僊，隨口便說箇偈道：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

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只者便是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到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底時節。然雖如此，若乃聞人與麼道，便將者閑言長語[祝/土]向臭皮袋裏，以為究竟、以為知解，如刻人糞作旃檀香，盡未來際只作屎氣息，脚跟下事要且了無交涉。
後來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雲門年老成魔，無風起浪，者僧據實而答，因甚却成話墮？俊快底翻身一擲，抹過太虛，無一絲毫處所非自己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也。勉之哉！勉之哉！

示善侍者

自家根蒂下，積生累劫，多諸惡習，若也照燭不破，剔脫不行，日用之間，豈免觸途成滯？一切法中或有所疑，地即礙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愛，水即淹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瞋，火即燒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喜，風即飄殺了你。四者、既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明暗色空，森羅萬像，到處粘作一團，如黐膠相似，驅你入驢胎，使你入馬腹，總由他在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如今要得瞥脫盡你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秉作一口吹毛劒，佛也祖也，凡也聖也，逆也順也，好也惡也，一時斬為三段，但有來者，悉皆裂破，積生累劫，縱有多諸惡習，自為解脫矣。正恁麼時，畢竟喚什麼作吹毛劒？至治二年八月十九日，為匡廬善侍者書。

示可宗禪人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古人與麼道，平地鑿成溝壑了也。者裏裂破古人舌頭，全心即佛，全佛即心，道有亦得，道無亦得，道不有不無亦得，道不不有不不無亦得。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
可宗禪人由西蜀南詢，志高氣銳，頗不為邪師惡友所迷謬，謁余於不動軒中，因而問曰：汝云可宗，以佛為宗耶？以祖為宗耶？以佛為宗，佛無可宗；以祖為宗，祖無可宗。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悉無可宗，汝之名號從何而立？宗曰：宗既無宗，可亦無可。如上所說，莫便是某甲安名立號處麼？余叱之曰：者野狐精！向汝道一無可宗，汝更要安名立號在。

示闡侍者

佛法大事，非劣根躁進可求，辦悠久鐵石身心，向自己脚跟下微細揣摩，忽一朝桶底子脫，自然海印發光，生絲毫異見，作絲毫聖解，則又打入九十六種數中，認賊為子矣。三祖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德山云：毫髮許言之本末，皆為自欺。者箇說話，十箇有五雙，多成蹉過。

四明闡禪人，嘗侍吾香几於五髻山中，孜孜矻矻，不倦於斯，真末法英俊。余懼其為九十六種所攝持，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不能顯發，因述茲，激其深造遠詣，印板打來，模子脫出，口傳心授，以當宗乘。今時普例邊事，非吾望也，請自著精彩。

示浩侍者

臨濟云：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辯佛辯魔，辯真辯偽，辯凡辯聖。若如是辯，得名真出家。若魔佛不辯，正是出一家入一家，喚作造業眾生，未得名為真出家人。

南陽忠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國師云：將謂吾孤負汝，元來汝孤負吾。倒轉鎗頭了也。

鹽官國師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貧時思舊債。侍者云：扇子破了也，頭落也不知。國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窮淵須到底。侍者無對。蒼天！蒼天！

又一尊宿不赴堂，侍者覆云：和尚何不赴堂？宿云：我庄上喫油糍飽。傍觀者哂，侍者云：和尚不出門，因甚庄上喫油糍？折箸攪滄溟。宿云：你去問取庄主，推惡利己。侍者出門，值庄主至，云：謝和尚訪及，疑殺四天下人。

天台浩侍者，久棲太白擇木寮，盡得平石老禪要領。魔之與佛，固是洞然明白。只如國師三喚，侍者三應，那裏是他孤負處？扇子既破，喚什麼作犀牛兒？既不曾出門，因甚庄上喫油糍？者裏倜儻分明，者一隊弄泥團漢，不消一钁，便見冰消瓦解。其或未然，玄沙道底。

示永禪人

七處九會，同一菩提覺場；三世十方，同一毗盧性海。由根器之差殊，致宗乘之各異，茲乃教乘中平常見解。山陰永禪人昔嘗掉鞅其間，固是不勞拈出，只如杜順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明法身耶？讚法身耶？纔思量擬議，打入陰界去也。事上不明，為事所障；理上不明，為理所障；事上見得，

為事所刺；理上見得，為理所刺。刺拔障除，鳳縈金網。粲祖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中峯門下拄杖，且不打者漢。
亮座主參馬大師，始聞虛空解講之語，拂袖便行，稍有衲僧氣息。至於回頭轉腦之處，打失鼻孔，却乃一生受屈。當時若遇箇本色咬猪狗大手脚，使知有轉身一路，豈止西山坐殺而已哉？
永寄錫山中時，一日來參，余問云：你是教庠人物，我且問你：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天台因甚八教？華嚴因甚五教？永云：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余云：屙屎見解。永擬議，余即打出。其時適有官冗，未暇盡情祛其所縶。相別歲餘，忽攜此紙需語，為江西沿途警策，從而謂曰：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己見未忘，還同滲漏。自東徂西二千里，水宿風飡，晨興夜坐時，作麼生道得十成絕滲漏之句，以雪前恥？

示康藏主

佛法無功用處，一切平當，著衣免寒，喫飯止飢而已。你擬心思量他，他且不是你思量底；你擬心莊嚴他，他且不是你莊嚴底。說得如瓶瀉水，會得如刀破竹，千里萬里，愈沒交涉。所以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隨病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業根，汰汝情見，只圖你作箇脫白露淨無事衲僧，豈有鍼鋒許實法與你作咀嚼、與你作蹲坐也？你若不肯自信，挑囊負鉢，傍人門戶，求禪求道，求玄求妙，求佛求祖，求善知識，以為究竟，以當宗乘。譬如埋頭向西走，要取東邊物，轉走轉遠，轉急轉遲，但切疲勞，終何所益？
豈不見溈山問香嚴：我不問你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底未出胞胎、未辯東西時本分事，道將一句來。嚴懵然無對，屢上堂頭呈所解，乞為說破。溈云：我說得是，我見解終不益汝道眼。嚴歸寮，徧檢平日所集諸方言句，並無一語可酬此問，自歎曰：畫餅豈可充飢？以火一時焚却，云：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泣辭溈山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因芟除草木，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契悟。沐浴更衣，望溈山遙禮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安得有今日事也？由是言之，死却現行，滅却意根，全身放下，方有商量分。聰明智識，嘍囉巧黠，豈能希冀萬一？

示印空禪人

迦文老子未出母胎，便用箇無文印子，將十方虛空世出世諸法一印印定，絲毫無有走作。及乎既出頭來，隻手指天，隻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也只用者印子。起道樹，詣鹿苑，歷三百六十餘會，開八萬四千法門，也只用者印子。末後人天百萬眾前，拈金色波羅華普示大眾，時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便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用付於汝。也只用者印子。由斯而降，竺乾四七，唐土二三，正按旁提，橫拈倒用，無非此印之妙。曹谿大鑒而下，馬師一喝以來，印文大著，如十日麗天，纖悉莫能隱遁，光明俊偉，其亦極矣。迨今近年以來，匡徒領眾者，己眼既已不明，尋師擇友者，信根又復昧劣，各以冬瓜印子遞相傳授，顢頇頑頑，儱儱侗侗，如黑月夜行于險道，丘陵坑坎終不分曉。蓋為來處不諦當，遂乃如斯。
長沙潭禪人心憤憤、口悱悱，要與從上佛祖雪屈，因以印空自號，期揭此普示天下後世，其高風英槩固以超出時流數百倍矣。更須和者印子一撲百襍，碎徑山老漢，然後與汝三十拄杖。

示紹藏主

道人之心，其直如弦，但無人我是非、聖凡優劣、詐妄諂曲諸等過患，自然得入無住心體。從本以來，不是人，不是我，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只為一念妄心分別取舍，突然起得如許多頭角，被他萬境回換，十二時中不能得箇自由自在。所以道：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海首座省親求示

伏馱蜜多問佛陁難提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佛陀難提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二大士驀箚相逢，顯揚此箇法門，如大日輪昇太虛空，照四天下，絲毫無有障礙。伶俐漢向者裏著一隻眼，曠大劫來，舍身受身，出胎入胎，所生父母，所纏愛網，一時裂破。曠大劫來，得念失念，成法破法，所作事業，所墮樊籠，一時透脫。內四大，外四相，五聚十八界，種種名言句義，求其蹤跡，了不可得。一切處，一切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可不為世出世間真大丈夫哉？洞山以不歸勸人，欲明此也。黃蘗身至庭闈，不交一言而去，揭示此也。老盧鬻薪而給，睦州織

蒲以養，顯諸世相，施諸人事，非外此也。或時與麼，或時不與麼，與麼不與麼，皆吾佛大報恩之妙業。火所燒迷雲所覆，愛河中頭出頭沒，豈足語此哉？
高安海首座，法中俊人也。一日以父死母老，言別西邁，因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却現本身為父母說法，而徵之曰：骨既還父，肉既還母，喚什麼人作那吒太子？海低頭問訊云：謝和尚證明。即書以為贈。其時實泰定二年七月十有九日也。

為渤海月軒朱處士掩土

盡十方世界是箇大光明藏，從古至今無一法可增；盡十方虛空是箇大解脫門，從古至今無一法可減。故我渤海月軒處士，為一鄉之善士，作三界之韻人。其在儒也，則儒苑之蓍龜；其在佛也，則佛門之墻塹。雖示作有為事，而不滅壞無為之相；雖示學無為法，而不分別有為之名；雖示有功名富貴，而不為功名富貴所拘牽；雖示有塵勞業感，而不為塵勞業感所汩沒。拓本來田地，顯自己家風，以詩書振祖宗，以禮義悅親友，處夫婦如琴如瑟，生子孫如鳳如麟，行種種方便，成種種因緣。昔年全體與麼來，虵現酒中之影；今朝全體與麼去，鴻遺沙上之痕。酒中虵影既無實跡可留，沙上鴻痕豈有真蹤堪戀？七通八達了沒遮攔，萬別千差都無罣礙。正恁麼時，歸根得旨，末後光揚一句，如何擎展？一抔黃土蓋平生，千古清風動巖穴。

為妙淨潔長尼起龕

見身無實是佛身，山河大地迥絕異緣；了心如幻是佛幻，草木叢林更無別法。故我某人現比丘尼身，成大丈夫事。拋玉樓金殿，直趣此宗；挺鐵壁銀山，單明自己。廓性天之雲翳，蕩心地之塵昏。透聲透色，八面玲瓏；亘古亘今，十方通暢。毋固毋必，能柔能剛。道契南北兩朝，名滿東西二浙。靈機活脫，劉鐵磨未足觀光；智鑑虛圓，凌行婆亦須退步。全體是箇解脫大海，全體是箇涅槃妙心。無起滅可求，無生死可出。百骸潰散，卓爾獨存；四大分離，湛然常寂。正與麼時，身裏出門即不問，門裏出身作麼生？毗盧頂上從來往，安樂邦中任去留。

答慈雲玨長老嗣法書

警知客來，得所惠書，就審體候安和，且知四眾所推，瑞世大方，一香不忘靈山道聚之舊，與今時趨炎附勢，待價而沽，不原所自者，大有徑庭矣。既得座披衣，入者行戶，作者虫豸，不可容易。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一切處、一切時，但只鋪心如地，久久自然靈驗，或些少魔孽亦當自化。先聖有云：昔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斯之謂也。缺齒老胡十萬里西來，單傳心印，直接上根，二祖三拜得髓後，復說四行以傳于今。何也？深慮後人為喜風所飄、瞋火所燒，隨世遷流，有失正念之故，宜深思焉。上堂：提唱務在單提箇事，開悟人天，前則馬祖、百丈、德山、臨濟，後則大慧、應菴，縱橫波辯，直達心源，得大自在，無出曹谿、盧祖，皆可為法，輒嫩嫩曲，彎彎打入。今時口傳耳授隊中，強生節目，疑誤來學，非吾望也。爭人爭我以當宗乘，行盜行淫而為佛事，劫掠常住，結好貴人，冒稱善知識，出佛身血之徒，豈堪共語？未間，幸自保愛。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五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六

偈頌贊

示瑰上人

爾家一字之寶王，星喻劫來無有二。無今無古無死生，日日放光光動地。釋迦彌勒是他奴，外道天魔總其侍。隨時任運本騰騰，蹉脚便遭魔境累。惡業猛火燒須彌，長墮三途受顛躓。大千沙界海中漚，況乃文章一小技。此心若善自知非，何處別求真實義。

贈上天竺偉首座

台衡以三觀為正傳，嵩少以一心為直指。會則事無兩般，不會則千里萬里。各開戶牖萃英髦，虎驟龍驤知幾幾。上人間出多慷慨，誓將生死窮根株。平生足跡半天下，豈肯汩沒文字海中，甘作鑽故紙之蠹。魚德山見龍潭，便乃燒却鈔疏。良遂參麻谷，便乃散却講徒。男兒曠達有如此，光明炟赫何代無！光明炟赫何代無！

送聞禪客歸淨慈

鎗其脣，劒其舌，劈面機，電光掣。蕩二三直指之流蓬，掃四七單傳之落葉。爭如默坐解空人，一字當年不曾說。諸天讚歎復雨華，千古清風動巖穴。聞禪聞禪歸去來，草鞋跟斷空塵埃。南屏幸有舊泉石，何妨且臥雲濤堆。

示潔上人

本源自性佛，妙應無真形，千身總幻相，萬法皆空名。迷頭認影不知歇，如飢喫鹽添得渴，澄神靜慮而無為，似水浸石空經時。鉤章棘句說道理，癡狂業識徒勞耳。老胡昔日南天來，九年面壁嵩山隈，別無毛髮可傳授，只要當人心眼開。出蓋纏，脫羈鎖，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南北東西無不可。山僧與麼葛藤，如邀空華還結空果，平白重重成話墮。潔禪，潔禪。會麼？會麼？

山房自述

故園歸路隔天涯，絕頂閒房且寄家。翻罷貝多山月上，一棚華影漾袈裟。

雪樵

珠霰飄飄柴在肩，且謀燒火過殘年。庭前此際無人立，爐內憑誰續斷煙。

寄希白藏主

青杉高簇天，仁者此安禪。雙澗水回合，四山雲接連。燈分紅燄遠，茶點白華圓。別後為誰語，祖門玄又玄。

悼通靈仲

古今人所共，如電閃青天。一相不二相，千年還萬年。院扃雲塢竹，塔面石峯蓮。因想遊從舊，閒心亦悵然。

送勝上人歸省方山和尚

徐家園裏莧菜根，殺人活人妙無敵。丈夫不自守箕裘，躑縣遊州竟何益。秋風滿眼多塵沙，客途雖好爭如家。結束衣囊快歸去，此身且免空波吒。阿師心事吾所識，天台寥寥眼雙碧。若問參尋事若何，切忌當陽亂拋擲。

題水月猨圖

水中明月輪，可斲不可覓。探猨徒自狂，觸破寒潭碧。

深源

大法之本根，如淵杳無極。趙州探茱萸，拄杖空靠壁。

答竺元和尚二首

此時有院不愛住，聞在江皋自隱居。劫火灰飛大千界，普光心印只如如。

出息常不保入息，年來況乃病猶多。故人襟義高千古，忽枉瑤華到薜蘿。

次韻答林首座二首

一房閒寄長松下，殘喘雖留如病何。為報南山舊玄侶，幻華光景已無多。
祖師門戶無關鑰，今古誰云到者稀？兜率宮中恣遊戲，對揚曾不負來機。

寄東嶼和尚

相別于今八載餘，君匡徒眾我閒居。白雲流水乾坤外，終不相親在寄書。

經故人別墅

門徑無塵有綠苔，東風落日舊曾來。白頭道者今何在，一樹櫻桃華自開。

送亮上人歸甬東

有口莫喫趙州茶，有眼莫覷靈雲華。毗盧心印廓寰宇，今來古來常無差。吳江裂地直，鄞嶺摩天斜。或泉或石并草木，或雲或月兼煙霞。萬象森羅總惟我，十方剎土曾非他。業海眾生自迷悶，合塵背覺成譎訛。輒勿鹵鹵莽莽，直須吒吒鬆鬆。跨德山臨濟，超彌勒釋迦。拈一機明中洞邊，示一境顯正摧邪。千人萬人，近傍不得，直下如蝎如虵。是為了事真衲僧，高奮金策遊天涯。

送方上人西蜀省親

道本絕方所，隨緣觸處真。家鄉元不遠，父子即非親。亻蘇粘輕策，江華拂淨巾。東吳與西蜀，曾不間纖塵。

文殊讚

七佛之師，只者便是。形現百千，劒去久矣。

明藏主手製竹拂為惠偈以謝之

翛然香且潔，拈出幾人知？節抱氷霜勁，姿含水石寄。憐君能製作，媿我嬾提持，懸向繩牀角，因懷馬簸箕。

悼靈座主

道不分年少，朝聞夕可亡。講精文徹梵，吟好句諧唐。託質思他界，遺骸厭此方。台宗舊遊在，名共白雲香。

送初西堂遊江西

由吳西入楚，風雨正秋殘。不愛住山樂，豈辭行路難。江明齋鉢淨，嶽靜夜燈寒。為了玄中旨，胷襟肯自瞞。

次晦機和尚韻送悟上人歸徑山

瓦缶固已無黃鍾，雪曲豈混巴歌中。石房巉巖自丘壑，兀坐贏得閒觀空。上人何從悟玄旨，了知是法非文字。高高解窮千仞巔，深深能極九淵底。歲晚相看正搖落，此身勿訝無錐卓。歸去凌霄古寺間，且聽松風撼喬嶽。

寄晦機和尚

流落似孤蓬，君西我復東。二三千里外，一十五年中。老去頭毛白，寒來樹葉紅。所期盤石上，松月夜禪同。

送張中丞北歸(并序)

大德八年十一月，御史中丞張公以榮祿大夫行宣政院使。至之日，凡政之不便於僧，法之有叛於佛者，一掃而刮絕之。人神悅和，上下胥慶。十年春，公赴召中天竺，野叟某說山偈以贈云：我佛如來無上尊，其法充滿大千界。從塵沙劫至今日，無一處所而不周。世有奇特過量人，現宰官身為弘護。遙奉玉音來自天，為此大法之墻塹。以勇猛力制羣魔，以慈憫心拯眾苦。瓦礫化為覩史天，寒者得衣飢得食。譬如清涼之寶月，一切物像悉皆照。又如摩尼之寶珠，一切塵泥不能染。不出當人一念中，成就如上勝功德。

此勝功德既已成，一念之中亦無異。人人同以此一念，願公壽考康且強。永佐金輪聖天子，對揚休命恢此宗。

寄無維那七首

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
文字波濤如大海，窮源徒只困心靈。德山棒打四天下，早歲何曾不講經。
化儀無假無不假，化法無空無不空。陝府鐵牛耕大海，西天夜半日輪紅。
重玄疊妙兩交加，病眼還應見黑華。梁上爐灰那是飯，盞中弓影奈非虵。
頂門有眼要須開，莫待天明失却雞。八萬四千諸法相，但將黃葉止兒啼。
古德不離方丈內，云胡庄上喫油糍，三賢十聖猶迷懵，八教閣黎豈得知？
青天時雨講華新，離却言詮有幾人？教網鞔鞔大千界，只應良遂是金鱗。

次橫山和尚韻

匡徒領眾知多少，盡把龜毛拂一枝，靈鷲山中手頭短，祇將掃箒畫蛾眉。

栽松

鈍钁橫肩雪未消，不辭老步上岩嵓。等閑種得靈根活，會看春風長綠條。

示有上人

有身便有世間事，心念如何得會無？將滅止生生止滅，猶如水上捺葫蘆。

示徒弟天啟

真箇龍生金鳳子，自然衝破碧瑠璃。池中[感*鳥][感*鳥]只癡懵，脚下魚遊都不知。

出隊寄歸示眾

盆盂有口吞千界，寶藏無扃洞十方，七佛以前一段事，相逢誰肯便承當？
太湖三萬六千頃，垂白西來把釣竿。蝦蟹魚龍都不見，月明空照夜濤寒。

化浴

欲洗勞生曠劫塵，灰寒火冷旋添薪，老僧別也無他意，只要當人悟水因。

黃河舟中示善藏主二首

濫觴能起滔天浪，輒莫隨流便入流。合眼跳來開眼看，要分清濁在源頭。
東湧未停西復起，憑君且勿怪黃河。五千餘卷毗盧藏，早是無風匝匝波。

草堂陵藏主火浴牙齒數珠不壞堅固尤多因為說偈八首

火冷孤煙息，悠然見本真，金精都絕鑛，珠瑩迥無塵。不住光明藏，非離穢惡身，天魔難測處，幾度劫華春。
幻體雖空了，光明在翠岑。冰霜一具齒，鐵石幾生心。烈燄終難燎，飛埃豈易侵。古藤人去後，寥落到如今。
三十有一歲，精修世少知。五千編貝葉，百八顆輪珠。念念總無別，心心寧有殊。金剛同不壞，歷歷照昏衢。
此日茶毗畢，因君笑復悲。生來誰是我，死去我名誰。石女夜懷孕，木人朝養兒。本無形與相，何處有虧危。
東西諸祖塔，曾已徧參尋，般若謾多體，涅槃惟一心。芙蕖敷覺海，薝蔔綻禪林，劫火洞然後，清芬騰古今。
悟了空王法，乾坤任去留，偶為雙徑住，又作九蓮遊。月冷金臺夜，風生玉沼秋，鄉關楚江上，誰為話踪由？
出生兼入死，此事本來同。常寂光明裏，真空境界中。諸塵無隔礙，眾法盡圓融。一箇閒皮袋，何曾是我儂。

破屋孤峯頂，因思在去年。分香朝誦呪，聯榻夜修禪。解脫華同綻，菩提果共圓。胡為先我去，令我獨悽然。

山居二首

山木交柯莎滿庭，馬蹄且不污巖扃。篝燈對雪坐吟偈，擁褐繞泉行課經。睡少每知茶有驗，病多常怪藥無靈。金園一歲一牢落，誰似孤松長自青。

小榻新營巖瀑西，白雲無路草萋萋。月明扃戶野猿嘯，日晏擁衾山鳥啼。積世詩書空簡蠹，累朝墳墓只田犁。邯鄲驛店一炊黍，堪笑古今人自迷。

中山

四方八面絕躋攀，直下孤危透頂寒。多少時人外邊覓，却從平地起峯巒。

月舟

冰輪夜冷水天空，萬里清光一櫂中。七百高僧撐不上，黃梅贏得送盧公。

贈日者

年今八十有三歲，來日難侔去日長。為報諸方無別說，木裁直裰是行裝。

贈醫牙道士

牙齒分明一具骨，十中今只二三存。先生若不重栽種，老去如何咬菜根。

示龔鋸匠

萬物與我同本根，隨心所向悉皆見。當機一截心手忘，一片由來對一片。

示寫神黃德中居士

空華影裏人天相，石火光中驢馬形。歷劫分明至今日，如何描貌上丹青。

因書前偈畢，德中拱手而問云：正與麼時，徑山老漢在裏許？不在裏許？師云：盡大地是端上座頂相，你向什麼處分辨？德中罔措，再示一偈：

千身彌勒牛擎角，八臂那吒馬踏蹄。一相之中一切相，僧繇何處辨東西。

示刀鑷金生

五蘊山頭一段事，黑漫漫又白漫漫。圓光要得洞天地，試聽金刀為舉揚。

送瑩上人廣州省師

禪者流，非尋常，當機著著須超方。一語一默兮解脫光明之藏，一出一沒兮神通遊戲之場。三十四老尚非侶，肯與浮世爭茫茫。徑塢之顛，羅浮之址，彼兮此兮，無是不是。師也資也殊未忘，裹卷寒雲二千里。虎驟龍馳相見時，佇看平地清颸起。

朱居士化姜芋以實齋庖因示之

佛功德海不可量，有如虛空含眾像，園林衣食及臥具，作諸佛事隨所須。姜芋為物雖甚微，能滅世間飢火苦，納諸香積國土中，香氣周流十方界。乃知一切諸眾生，具有無邊佛功德，佛之功德非有無，眾生心量亦如是。而我現前諸衲子，實無能受所受心，檀波羅蜜眾上人，亦無能施所施者。有無能所二俱遣，空之一字還非真，是名為佛最微妙，世出世間難思議。

趙李倪三居士建凌霄會求贈

雙徑在吳澥，實為山之雄。天目如屏擁其北，錢塘如練紆其東。重巒疊巘不知幾千萬數，但見五峯秀色嵯崒摩青空。下有跋難沙竭神龍之窟，上有覩史夜摩之宮。晴雲暖靄生巖松，朝開暮合無終窮。祖師據之而鞭麟笞鳳，靈物依之而給雨支風。參玄上士由之洞森羅寶印，明萬象真宗。納須彌於芥子，卷法界於鍼鋒。皆本源自性之

常分，且非妙用并神通。諸上善人登此山預此會者，境由心攝，事得理融。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儼然如鹿園鷲嶺覩紫金光聚於百萬人天之中。說法至今猶未散，天華如雨飄空濛。噫！四生紛擾兮白雲蒼狗倏變滅，五欲驅馳兮驚濤駭浪常撞舂。苟非冰懷雪慮而栖禪此地兮，其將曷從。

因上人求字於予，字曰蹣之，仍為說偈。

在昔蹣菴公，曾居淨因寺。廓徹賢首宗，洞達西來意。五教一喝分，光明照天地。子今名淨因，欲以何為字。吾字曰蹣之，慕藺乃其義。倘不昧斯言，古人豈難至。袒肩擔大法，行看契吾志。

般若妙長老以丈殊問疾圖請說偈

四大都是空，五蘊亦非有。病從何處生，問由何處起。能病及所病，生即無所生。能問及所問，起即無所起□。義既已然，萬法悉無礙。此大解脫門，何曾有羈罣。三萬獅子座，九百萬菩薩。入淨名丈室，豈分空□□。上方香積國，在一屈伸肘。妙喜佛世界，如鍼持□□。究竟其所歸，亦豈離是說。世有過量人，住甚深□□。演以如上緣，為時作佛事。我今以幻言，讚揚其萬一。普願諸眾生，同得成解脫。

清首座拭經火綿得舍利請說偈

此摩尼珠，常照世間。謂從經出，特地顛頇。謂因綿有，瞞人自瞞。非即非離，透膽光寒。如日曈曈，如月團團。無壞無雜，影現萬端。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月印池亭為廉公允同知賦

明蟾天上飛，與此不相接。清泉地中行，與彼不相洽。胡為蟾與泉，彼此相含攝。由彼蟾之明，萬像悉昭晰。由彼泉之清，纖塵難污雜。以茲清且明，光影兩和叶。照古復照今，瑩徹百千劫。偉哉公允公，亭扁竟高揭。使人登斯亭，憑欄洞眉睫。心源常若茲，迥脫黑暗業。

已茅屋坐化，偈以悼之。

圓明實性絕修持，亘劫何曾有壞時？五十八年一茅屋，從教業火自闍維。

靜軒

六戶虛凝湛不搖，從教塵世自諠囂。堦前盡日無人到，只有閒雲伴寂寥。

海翁

窮盡波瀾絕一漚，餘生甘自老扁舟。四溟高臥月如晝，閒把漁蓑枕白頭。

示心上人

即心便是佛，離心別無佛。外求有相佛，非汝本真佛。

示圓覺居士

覺性本圓，塵塵無礙。諸佛祖師，別無三昧。

擬寒山子詩四十一首

百千諸佛師，只者心王是。廓然含十虛，靈明妙無比。棄之而別求，機巧說道理。非徒謗宗乘，亦乃謾自己。
出家學參禪，只要了生死。生死不了時，非干別人事。疾病被他牽，強健被他使。推尋不見他，無名又無字。
權門有貪狼，掠脂又剜肉。一己我喜歡，千家盡啼哭。溢窖堆金銀，盈箱疊珠玉。只知丹其轂，不知赤其族。
此箇血肉團，也須識得破。飲食聊資持，衣裳暫包裹。中有寶覺王，常居法空座。相逢不相識，永劫成蹉過。
何事居此中，此中絕塵跡。盈朝霧濛濛，竟夜泉瀝瀝。巉岏四面山，礫砢一拳石。高眠百無憂，任你春冬易。
城中一少年，容貌如神僊。身披火浣服，手把珊瑚鞭。常騎紫騮馬，醉倒春風前。三日不相見，聞說歸黃泉。
吾家有一物，出入身田中。趁渠渠不去，覓渠渠不逢。賑渠渠不富，劫渠渠不窮。圓光爍萬像，如日遊虛空。

形本無其形，分彼復分此。名本無其名，攻非復攻是。一朝兩眼閉，送向荒山裏。蓬蒿穿髑髏，誰管他與你。
昨日東家死，西家賻冥財。今朝西家死，東家陳奠杯。東東復西西，輪環哭哀哀。不知本真性，懵懂登泉臺。
近來林下人，多學塵中客。養婦兼養兒，買田復買宅。善果無二三，惡因有千百。他日閻王前，恐難逭其責。
古今學僊者，煉藥燒丹沙。七龍兼五鳳，期以昇紫霞。一朝兩脚儡，骨竟沈泥沙。前路黑如漆，苦哉佛陀耶。
佛以慈悲故，金口宣金文。三百六十會，八萬四千門。顯此本有性，隨彼眾生根。似劒斫虛空，何處求其痕。
人生在世間，其才各有施。大非小所堪，小非大所宜。若使堯牽羊，而令舜鞭之。羊肚不得飽，堯舜空自疲。
田園草舍間，男女每團圞，摘果謀供客，繅絲備納官。婦憂夫貌悴，母憂子身寒，一箇溘然死，號咷哭繞棺。
心為萬法宗，萬法因心有。心空萬法空，生死沒窠臼。世間多少人，聞法不聽受。騎驢更覓驢，顛倒亂狂走。
有婦眩顏色，折華吳水春。繡裙金蛺蝶，寶帶玉麒麟。窈窕言無敵，娉婷謂絕倫。誰知楊氏女，骨化馬嵬塵。
木落湫水寒，千峯正岑寂。惟聞虎嘯聲，不見人行跡。霜露濕巖莎，月輪掛空碧。此時觀此心，獨坐磐陀石。
世有無上寶，其寶非青黃。在人日用間，皎潔明堂堂。萬像他為主，萬法他為王。與他不相應，盲驢空自行。
名利是何物，人心自不灰。榮來終有辱，樂去可無哀。富塚草還出，貧門華亦開。耕桑枉辛苦，鬚白鬢毛衰。
生知生是幻，則生可以出。死知死是幻，則死可以入。智士登涅槃，癡人受羈覊。本身盧舍那，只要信得及。
世有一般漢，實少虛頭多。口中一片錦，肚裏森干戈。真佛自不信，喃喃念彌陀。饒你見彌陀，彌陀爭奈何。
浮世空中華，只今須勦絕。四蛇同篋居，兩鼠共藤齧。六道常輪迴，三途每盤折。一生百千生，何時得休歇。
今古一場空，憑誰較吉凶。巴歌攙白雪，瓦缶亂黃鐘。運去虎為鼠，時來魚作龍。賢明貧轗軻，癡騃富雍容。
偃仰千巖內，超然與世違，采芝為口食，紉槲作身衣。瀑水淋苔磴，湫雲漬草扉，閒吟竺僊偈，幾度歷斜暉。
人生無百年，業累有千般。姦詐盈腸肚，貪婪滿肺肝。聲為聲誑惑，色被色欺瞞。欲脫輪迴去，如斯也大難。
山中高且寒，人罕來登陟。松搖雪珊珊，蘿罥煙冪冪。巖華春不開，潭冰夏方釋。住此夫何為，心源湛而寂。

我住在峯頂，白雲常不開。窻扉沿薜荔，門徑疊莓苔。山果猨偷去，巖華鹿獻來。長年無一事，石上坐堆堆。
紙薄未為薄，人薄方為薄。虎惡未為惡，人惡方為惡。虎惡尚可防，人惡難捉摸。紙薄尚可操，人薄難憑託。天堂是自修，地獄非他作。何如早歸依，如來大圓覺。
東海揚蓬塵，青山作平地。王母蟠桃華，迢遙不知處。人生能幾何，剛抱千年慮。芭蕉欲經冬，秋來早枯悴。
磨甎不成鏡，掘地難覓天。如何苦死坐，要學如來禪。欲識如來禪，歷劫常現前。卷之在方寸，舒之彌大千。耆婆不得妙，烈火開金蓮。
報爾參玄人，及早須猛省。心佛皆虛名，浮生只俄頃。莫待無常來，臨嫁却醫癭。
我笑一種人，平生好輕忽。讀書不曾精，開口輒罵佛。佛者覺義也，何必苦罵之。古佛去已久，罵之徒爾為。覺即覺自心，常令無染污。寶月瑠璃中，光明洞今古。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此心若不信，六道長漂沈。西方大聖人，況乃孔丘語。吾儂非謬傳，你儂須聽取。
祖師鐵牛機，虛空沒關鎖。須彌上搖船，大海裏燒火。放去非屬他，收來豈存我。咄哉啞羊僧，如虎觀水磨。
高高峯頂頭，閒寂無人遊。煙雲日夜起，崖樹風颼颼。巢鶴作鄰竝，野鹿為朋儔。渴酌巖下水，寒拖麤布裘。捫蘿陟危嶠，[跳-兆+企]石窺遐陬。盤桓倚松坐，俛仰時還休。逢春恰如臘，在夏常如秋。長年沒羈絆，終身有何愁。東西市廛子，苦火燒髑髏。今生不了絕，更結來生讎。
人生在世有何事，日用但教心坦平。珠與金銀衝屋棟，到頭難免北邙行。
眾生所抱病根別，諸佛因談藥味殊，別亦不真殊亦妄，妄窮真極本如如。
因果歷然如指掌，顢頇莫謾過青春。皮囊出了又還入，六趣茫茫愁殺人。
天上日沒月又出，山中葉落華還開。黃泉只見有人去，不見一人曾得回。
當人早早宜自修，歡樂何曾有終畢。長安陌上貂錦兒，祇恐無繩繫白日。
業風鼓擊枯髑髏，貪心如海不知足，諸佛悟之登涅槃，眾生從此入地獄。
事過都是空，事來本非有。請君聽我言，莫飲無明酒。

觀音讚二首

三十二應身，十四無畏力，如日遊虛空，何處有蹤跡？
籃裏錦鱗，活鱍鱍地。提起便知，早落第二。

題羅漢圖

諸諦空來世所無，神通百變絕名模。不知何處有蹤跡，却被人傳作畫圖。

題牧牛圖

誰家荒疃連平原，何處孤村帶喬木。官田耕盡牛正閒，且對東風弄橫玉。

須菩提尊者讚

雨華曾動憍尸迦，讚歎重重世稀有，可惜手中麤刺梨，當時不與劈脊摟。

賓頭盧尊者讚

神通妙用總饒伊，我且分明一問之。手策眉毛不曾放，何如煩惱未空時。

寒山拾得讚

作偈吟詩，既村且野。謂是文殊，吾不信也。
燒火掃地，掣風掣顛。安得佛世，有此普賢。

朝陽穿破衲對月了殘經讚

線澀眼正昏，俄逢太陽照。冬來天正寒，且補者一竅。
冰輪飛上天，空庭白如晝。此帙偶未終，非貪數黑豆。

達磨大師真讚二首

長江十月浪滔天，脚踏莖蘆去如箭。闔國人追不再還，爭如莫上梁王殿。
震旦來求大乘器，分明杓卜聽虗聲。當時幸遇梁天子，得脫渾身出鳳城。

鼓山晏國師真讚

聖箭射入九重城，曾郎憐兒不覺醜。南國攪得沸如湯，大地山河顛倒走。

大慧和尚真讚

眼蓋五天，胸吞四海。碧眼胡以之不直分文，黃面老因之倍增光彩。斷妙喜世界如陶家輪，置須彌盧於蝸牛角上，無不得大自在。臨濟一宗，由是大興於世。豈趨冥驀暗，小根魔子所得干冾。

中峯和尚真讚

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言無舌而充塞乎五湖四海，名無翼而軒翥乎九有八荒。其廓徹也，似備頭陀契機雪峯之毬室；其痛快也，如忠道者悟旨佛眼之磨坊。由是四十年不下西天目，即青山白雲為寶華王獅子高廣之座，與森羅萬像同一敷揚。斯所以鍾普明一門之秀，聯慧朗三世之芳也。

斷崖義首座真讚

天目之白雲不白，天目之青山不青。只者是渠真面目，莫聽斷崖流水聲。

東嶼和尚真讚

明水大羹，其純淡也。渾金璞玉，其粹溫也。揚蓬塵於海底，摘楊華於火中，其妙而不痕也。西丘三世之重，南宕一門之秀，賴以獨存。其袒肩擔荷之功，尚何言也。

福臻琦長老請讚(以下師自贊凡六首，琦即楚石也。)

心直如絃，性急似箭。觸著則發，無背無面。父藏叟不設藏叟門庭，祖大慧不識大慧機變。福臻手眼既通身，切忌隨他脚跟轉。

隆教銘長老請讚

謂是徑山，本無此相。謂非徑山，今有此相。說是論非，轉增幻妄。古鼎長老，要作他家兒孫，直須燒却此幀，三世十方空蕩蕩。

五祖意長老請讚

非驢非馬，百無所長。三十年間，四坐大牀。只將真實兩字，自謂高出諸方。即此為黑暗崖，照夜寶炬。即此為濁惡海，濟人舟航。譬如煑沙，欲成佳饌，而擬填末法無底之飢瘡。庭柏從渠既久，知渠肺腸。要須別資一路，却成大樹，與世作陰涼。

鏡中居士請贊

處世甚疎，謀生至拙。其夭矯也，青山有雪之松；其皎潔也，碧落無雲之月。共佛祖若仇若讎，與衲僧為妖為孽。三十年四著戲衫，皆諸方之所不悅。鏡中居士菴提遮，知心豈在多饒舌。

徒弟惠玘都寺請讚

有擒虎兕機謀，無辯龍蛇眼目。坐斷天下徑山，須是者箇瞎禿。

慈侍者請讚

百無所長，眼空當世。厭鈍德山，點污臨濟。言稱大慧嫡孫，直是令人呵耐。當機些子不容情，偏與衲僧作冤對。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六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七

題跋

題聖凡融會圖

迦文以神道設教，故幽明無間；仲尼以人道設教，故彼此有殊。由性命言之，幽明不得不通；由形跡論之，彼此不得不分。伯陽清淨無為，幾乎聲聞四諦之作。書曰：為道不同，同歸于治。三聖之同，同於善世利人也。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三教可一。其斯之謂乎？因陀羅以傳記所載，耳目所接，幽明彼此之事，筆成此圖，豈亦文中子之意耶？雖然，世之覽者，切忌按圖索駿。

題英宗皇帝手詔洎蘇子瞻小帖

大覺璉在宋為禪門碩德，仁宗賜以龍腦鉢盂，璉謂非佛儀式，輒對中使焚之，蘇文忠作碑紀述其詳，可得聞也。英宗賜以任性住持之詔，璉謂駭人耳目，內諸鍼線包間，蘇文忠作書求示其詳，莫得聞也。璉後坐蛻四明阿育王山，其後莫得聞者，人皆共覩，什襲至今，由是如希世之寶焉。
眉山程正輔，文忠外兄也。繡衣持斧，為南海詳刑使者。時文忠謫居羅浮，與正輔相別已久。其小帖所言，嗒然陶然，豈知當軸有欲殺意乎？噫！彼儒此佛，雖各不同，其砥節礪行，守志不回，上悚九重明主，下激萬世頹波，誰謂其果不同耶？

題徽宗皇帝墨寶

宋有天下第八世，大柄日移，庶政日解。時薛昂由尚書左丞登門下省，進無謇諤之忠，退無恬靜之節，區區為二子祈請職名，可謂社稷臣乎？祐陵親御翰墨，批其謝辭，龍翔鳳翥，雖聳觀瞻，祿位之冗，莫甚於斯者。又六年，金人長驅汴京矣。宗廟既淪禾黍，生民亦墜塗炭，此札獨流傳至今，脫或播之太史，實為千古商監。

題雲居即菴和尚入院佛事遺藁

即菴始登雲居時，先一夕宿瑤田庄，夢伽藍神安樂公謂曰：汝與此山祇有一粥緣。明日午後至寺，晚參罷，會同袍二僧鬬狠，聞于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師深切疑訝。後數年，蜀士有官達于朝者，

與師親故，以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欣然承命，將復徵往夢，竟至瑤田庄而寂。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諸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於斯二者，即菴可無憾矣。癡絕以福不逮慧為慮，重加粉飾，何言之小哉！
番易克貫藏主出其入院佛事真墨為示余，謂此紙有關教門，重輕豁達，空撥因果，妄謀進取者，觀此得不稍戢芒銳云。

跋張紫巖及圓悟宏智諸老墨跡

紫巖張魏公為宋南渡第一人物，其宣撫四川時，圓悟大師祖甞把其手囑曰：杲首座真得法髓，苟不出，無支臨濟宗者。叮嚀再三，至於忍泣。故公造朝，首以徑山奏請大慧師祖出世，濟北一宗由是震耀天下。茲偈之寄，其於大法豈小補哉！師祖平生痛事韜晦，有不作者，虫豸重誓，故偈末因以肯出頭否詰焉。敘引朽腐，衙位磨滅，覽者固難曉解。今以公所述塔銘與小谿、雲門祭文及圓悟臨終錄日月證之，洞然無復餘蘊矣。圓悟為隰州諸父行，大慧與隰州竝化四明，當時號二甘露門。默照邪禪，尤大慧所深詆。
天目為圓悟五世孫，跋語盛稱隰州雲篷月櫂、沙鷗旅鴈，皆題品詳悉，獨無一語及力扶聖主作中興，贏得廣傳無盡燈之寄。豈當時未有魏公、張紫巖，此祇夜伽陀耶？何掎摭星宿遺曦娥也？

題趙伯駒畫隋侯救虵圖

蟲類之毒莫如虵，人皆知惡焉。昔有虵被傷，隋侯救而活之，其虵後含一珠致謝，其大徑寸，其光可竝明月。世之見利忘義，負大恩不報，有愧是虵者多矣，而人不知惡，方矜之騁之，以為能事趙伯駒，豈無激於中而然耶？

題照律師遺墨

大智老人為宋僧，一狐之腋，四明顏聖徒評之詳矣。今觀燕寂遺墨，因寄意云：律中麟角者，一字直千金。五濁波濤海，何人識此心。

題靈隱寺重刊鐔津文集後

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莊周之達言，古今之極論也。宋皇祐間，篤時咎冰拘墟藐海，日用不知者，嘗欲致瘡痏於吾佛教法。

仲靈嵩公禪師由永安山中抱成書，奏之天子。天子覽其書，賜號明教大師，詔付傳法院編聯入藏，使與諸佛修多羅同為萬世耿光。當時立朝如韓稚圭、富彥國、田況、趙抃諸豪，莫不心悅誠服。其平昔以彌戾車執迷自昧者，由是悉皆從風而靡。劫石可磨，明教此之大功不可磨也；劫波可盡，明教此之勝德不可盡也。
靈隱所刊文藁，年深損壞，天台耆宿志真揮橐金一新板本，以壽天下後世，其於教法豈小補哉！

跋高前山所藏蘭亭并無禪諸老墨跡

龍躍天門，虎臥鳳閣，梁武至公之評也，況蘭亭又其得意者耶？吾宗諸老，在道眼不在翰墨，無禪則戒月孤高，見地暴白，由前山翁嗣其法知焉。雪巖則禪門巨擘，有向上爪牙而波瀾放肆者也。佛慧、佛心、木翁輩行雖不同，則與前山翁同頡頏西湖雄席間，膠漆其情，金石其義，死生以之固宜。

題曇藏主拆襪線集

以拆襪線，欲補此向上一竅，其膽氣可謂過人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題浮山遠禪師小帖

師始參葉縣，縣門庭峻硬，衲子畏莫敢近。時天方雪寒，既水灑之，又挺逐之。師志益銳，言曰：某甲數千里特為此事而來，豈以水挺去？縣笑曰：子却要參禪。遂得掛搭。後充典座，眾苦枯淡，縣偶出，師取油麪作五味粥。縣歸赴堂，大怒其事，坐僧堂前，估衣鉢趁出院，師無難色。因僦屋而居，託人願求隨眾入室，縣亦不許。後徵索僦屋錢，師持鉢以償。縣出見之，復笑曰：子真有意參禪。令人喚歸。未幾，遂浩然大徹光明，至今燭天。
今之鶻道人，稍不協意，謗燄蜂起，恨不誅之如仇，視師宜如何哉？余嘗想其人不可見，今觀此小帖，亦足聊慰萬一。師自號柴石野人，以其通曉吏事，或稱錄公云。

題東林十八賢圖

晉室土崩瓦解，卯金傍睨，懷竊取神器之心。陶靖節寄興於酒，謝靈運託志於詩，因與鴈門大士同結淨社於九江廬阜之間，共其事者

凡十有八人。斯時也，果何時也？宋李伯時以筆端如幻三昧摹寫，普示天下後世，覽者其可無感於中哉？

題華光墨梅

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華光其有之矣。簡齋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旨哉言乎！

題龍頭

頭角崢嶸，非懷握所玩。風朝雨夕，宜常宣吾佛無上神呪，以呵護之。霹靂一聲，恐擘天飛去也。

題圓悟帖

高皇幸江都時，圓悟由金山詣行在所。一日，上遣使者八輩請悟就殿說法，敷演簡徑，奏對明白，皇情大悅。嘗問：所居金山何如？悟以大江多風寒，恐老病浸極為對，因有天下名山，惟師擇居之詔，遂遷甌峯祖席。時高菴已撾退鼓，居寺之東堂，塔碑載之詳矣。此帖謂金山和尚以窩蜂懷持江心，因以病辭。當是高菴既立僧之後，未華頂之前，有旨補處金山，而堅臥不起，故形簡牘如此。不然，何言其在東塔甚安穩也？禪門寶訓云：同高菴者異圓悟，是圓悟者非高菴。此乃二家宗徒事也。悟退院上堂與臨歸蜀小參，略曾及云：今贗浮圖往往引以為故事，以藉攘奪之口，豈果知古人也哉？

題紫巖張魏公所書心經後

唐太宗以般若辭義浩博，卒難究盡，玄奘因縮大為小，譯成此經，以便觀覽。紫巖張魏公忠孝兩全，為宋南渡第一人物，自非明悟此不生不滅般若清淨心體，思陵二百年中興之業何由克成？今觀經中所書，勁正之氣與南嶽爭高，當不在王逸少遺教經下也。

跋癡絕所書草堂法師示道璋書授其徒惠派

有運斤之手，無受斤之質，則其道不傳；有受斤之質，無運斤之手，則其道不知。知者，其津涉也；傳者，其源流也。源不清，則其流必涸；津不正，則其涉必迷。斯二者，所以常相求而不相離

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師勝資強，本深末茂，光明俊偉，磊落掀天地、亘萬世者，豈外此別有旨意哉？
草堂之於道璋也，諄諄其言，運斤受斤，可謂明矣。癡絕之於惠派也，咄咄其書，受斤運斤，可謂至矣。源清而流溷，津正而涉迷，吾不信也。

題龔翠巖羅漢圖

西方大聖人，嘗慮正教湮微，命高第弟子，應身末法之中，隨其顛倒所欲而誘掖之。楊文公大年修傳燈錄，敘正傳傍出外，別收應化聖賢，其得之矣。宋南渡有老融者，由汴京棄儒歸釋，以筆端如幻三昧，取應化事跡，畫而成圖，使賢愚一目皆了。樓大參謂老融惜墨如惜金，蓋言其精如此。傳融之學者，四明則有胡直夫，西蜀則有元上人。今觀龔翠巖所作十二相，雖出於老融，脫略筆墨畦徑，則又非胡與元所能跂及融也、龔也。噫！其誘掖正教之功，豈止契合佛意，與楊大年爭衡而已。昔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太史公志貨殖傳，滑稽其褒貶，雖若稍異，鞠其指歸，亦豈異哉？

書大慧答常禪師書後

中天竺曉常禪師者，始與大慧同依普融於汴之咸平。咸平，太宰輔香火寺也。會圓悟升天寧，慧由太宰園菴復往依之。既而深得法髓，不疑古今舌頭，悟因以分座訓徒冷焉。高皇駐蹕吳會，常居中竺嗣普融，慧居徑山嗣圓悟，法門叔姪由此遂分。及南遷衡陽也，常遣密首座、田巡檢殷勤致問，此意豈擠之又下石者可同年語哉？慧之報章也，又豈以道大望重，眼高四海，遽忘叔父之敬乎？其答王大受書云：密首座，某與渠同在普融會中相聚。則密之將命，數千里訪問生死，猶非苟然。今庸謬寡識，以麒麟楦自冒，不知有法門禮義者，視此為何如哉？常後終閏之金山云。

題毛氏放龜圖

晉咸康中，有得白龜于武昌市者，豫州刺史毛寶贖以金，畜之甕間，放諸江。及邾城之敗，為石季龍所逼，士卒陷沒江水者不可勝計，寶所踐獨若巨石，乘以抵岸，回顧而去，即前所放龜也。噫，介蟲之精，且能報恩如此，彎射羿之弓，懷殺原之刃，滔滔皆是，可以人而不如龜乎？

書鏡巖頌軸後

軒后所鑄，分妍醜者鏡；魯邦所瞻，亘古今者巖。院同章公鏡巖，推斯二者，位乎僧省之間，其明也若彼，其高也如此。既復名之，又復實之，歌乎鏡，詠乎巖，豈止是而已耶？

題梅詩十君子圖

詩之召南，書之說命，孔子昔所刪定也，皆言其實而不及其華。由梁何遜至唐宋十君子者，誦召南，讀說命，習孔子之業者也，形諸詠歌，述諸章句，皆言其華而不及其實。世道不古，人心益薄且偽，其不敦本也，類皆如是。予觀是圖，切有感焉。

題四皓唱歌四之鼓腹圖

西秦鹿失，四皓唱藍田之歌；東晉土崩，四之鼓華胥之腹。山林朝市，雖各不同，其求志自適，未始不同也。雪窻晴玩，令人遠想慨然。

題雪巖語

雪巖老禿，以自己煎過藥滓，欲起世人膏肓必死之疾，其危甚矣。耀禪人偶收姚居士所傳舊方，宜急付烈燄聚中，庶免後之來者，有誤服餌。

題癡絕示眾墨跡

龍門佛眼云：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為雜事？迦文老人最後決定明訓，莫過此也。玉山癡翁舉以示徒，從而忉怛再三，致使隨聲逐色禪流，一時墮在葛藤窠裏，無出頭處。徒弟希曇嘗典鍾山藏鑰，但以龍門最初四句作日用警策，非獨一大藏教皆成剩語，且知鷹窠元有鏡容十二面也。

題過水羅漢圖

住壽命，動天地，飛行虛空，舉念即至。惟佛一人，乃得呵之。李龍眠以畫滑稽，作一軸，詭形怪狀，為過水羅漢圖。俗工効顰，由是徧寰宇。一犬吠虛千猱啀，寔信然。

題子昂趙學士所書中峯和尚鐘銘

昔拘留孫佛於竺乾造青石鐘，頂類諸天，腹陷眾寶，其中可容十斛。有化如來，隨日出沒，明宣秘演，或聞不聞，教典至今傳焉。古杭為東南第一都會，天目則高出古杭眾山，獅嵓禪苑則又高出天目西頂。比丘志彰冶青銅萬斤，而成一鐘簴于寺嵓之後岡。其化如來，霜朝月夕，常為吳澥夢境眾生作大佛事，將使聲塵所至，登正法樓，悟無生忍，臻自覺聖智之妙。殊勳勝烈，非獨不在拘留孫下，幻住之記、子昂之書，亦將與此鐘音吼同不磨也。

書友山頌軸後

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屹立天壤間，亘萬世不可磨，皆莫山若也。山之德也如是，其可不友乎？朱博、蕭育、張耳、陳餘，反眼若不相識，視此為何如哉？

題錢舜舉垃圾堆圖

舜舉此圖，其以畫滑稽遊戲者也。當與柳子厚之蝺[虫*反]，陸魯望之蠹化，蘇子瞻之八物，同一機軸於世，豈曰無補？蒙莊謂東郭子云：道在螻蟻，道在稊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可以垃圾堆而眇視之耶？

題大慧示大禪法語

大慧老祖在宋南渡，光明如十日麗天，音吼若千雷震地，阿脩羅手、乾闥婆城雖不無蔽虧，亦豈傷其耀古騰今、警聰發聵者哉？不因蟠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杞梓連抱，必有數寸之朽，其斯之謂也。
當其梅衡、二陽時，為法忘軀之士，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者有之，詩詞高妙者有之，翰墨飄逸者有之，非其平生道眼明白，高出死生之表，能使之不自疲厭如此。
東吳明大禪，蓋參徒之磊落傑特者，故偈語有識得玄中玄，作得主中主之句，後乃繼踵五峰。今此紙為靈隱慈首座所藏，雷電之夜宜謹視之，僊官六丁負之而趨，五濁世中不復有此法寶也。

題圓悟帖

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菩提達磨十萬里西來悲誨邊隅家法也。當黏罕陷汴，四海九州侔一鼎之沸，高皇以兵馬都元帥即位南京，行幸吳會，圓悟老祖由金山得請雲居，能循弘覺舊例，遣化五十員，豐糧食，贍齋盂，使八極頂目者優游禪悅，究明生死大事，法席之盛，至今傳焉。視碧眼胡如上格言大訓，真不忝矣。後生晚進以世俗簡牘衒鬻者，其可得與此帖竝案哉？

跋覺範寄黃蘗佛智禪師書

大慧老人，黑暗崖照夜之火炬也，濁惡海濟人之津筏也。嘗自誓云：寧以此身代大地眾生受地獄苦，終不將佛法當人情。燒乃翁碧巖之板，揭洞上密傳之榜，排鄭尚明默照之非，其以天下至公為無上大法施主，有祖以來一人而已。
今觀覺範與黃蘗智此帖，言某竊見百禪師傳，輒焚去者一十九人，不知為何意。蓋虎生三日，其氣固已食牛，覺範雖稱前輩，詞彩照暎禪門，見地差訛，豈能全免？諺有曰：明眼人前三尺暗，其斯之謂乎？

書義山頌軸後

君臣父子之義，崒乎五嶽，不足為其高；師徒朋友之義，屹乎十虛，不足為其大。此義也，此山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孱夫謏子執一而廢百，日用而不知，可得妄生睥睨者哉。

書梅隱頌軸後

伯夷西山之隱，託薇以自晦；呂望東海之隱，託釣以自顯；綺皓商山之隱，託芝以自高；元亮栗里之隱，託菊以自逸。十錦沈君以梅隱為其別稱，將慕逋仙而為藐姑射之遊乎？抑起板築而為商鼎之調乎？其必有以自處矣。

重鐫蔡君謨記徑山遊題其後云

首楞嚴云：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上而竺墳魯典，下而稗官小說，乃至百家異道之書，未有舍此所現，而能鏗金鏘玉，震耀古今者。

宋景祐間，莆陽蔡君謨由觀文大學士出守杭城，其記茲山嵁石之奇峭，水木之幽茂，自謂若覺而言夢，信不誣矣。漣水尉杜叔元嘗磨崖大書，昭于當時，苔埋蘚剝，霜凍雨淋，不二百年，漫滅殆盡。少林嵩禪師易以木板刊之，今亦日就圮腐。耆宿惠洲出己資伐石，重加雕鐫，置之流止亭間，與唐崔元翰所銘大覺之道之德竝行於天下後世，可不遠且大哉！後至元丙子歲題。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七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八
題跋

題張義祖墨跡

鄧國文懿公，當宋有天下第四世，君明臣良，海宇寧一。三登中書門下省，於仁宗前，嘗為范仲淹極口開解謗讟，其事偉矣。納女宮中，以圖固位，由是時論鄙之。義祖，文懿晚子也。生綺紈中五十年，以書畫自娛，而不為聲色所鴆。張方平以宣徽南院使判陳，待之十日，竟不一至。所立卓爾，賢於廼翁遠甚。其引筆行墨，有晉諸王凝操氣骨，得而不知寶之，可乎？

題癡絕墨跡

癡絕得法自在，其汪洋衍迤，出同時諸老上。至若鉗鍵綿密，機語切深，視圓悟、大慧、應菴，則不無慚色。今楫藏主所收揭示開禪法語，黃蘗打臨濟則固是，臨濟因甚却掌？黃蘗謂：知此毒來處，埋沒臨濟。老師謂：不知此毒來處，辜負癡絕。和尚總不與麼。黃蘗在鼻孔裏冷地發笑。

跋宏智石窻自得張漢卿諸老墨跡

今天下據曲汆木以鐵爐步自冒者，求一剛正如石窻已不可得，況古淡如自得者乎？求一古淡如自得已不可得，況典贍麗密、光明俊偉如隰州古佛者乎？宗門號稱本色，尚皆看不上眼，副墨之子、洛誦之孫求一軒豁磊落，深信吾法如雪窻、張左藏，何異鑽冰索火、壓沙討油哉？焚香三復，令人心意朗然。回視今諸方作望塵態於形勢之途者，何其陋耶？

書顏聖徒手抄四六藁後

用世語言，入佛知見，如來深所訶責。易之一陰一陽，老之道可道清涼，尤加擯斥。況駢四儷六，抽黃對白者乎。
四明顏聖徒，宋建紹間，由毗尼而天台，由天台而禪肆，當時號為儁人。其達磨疏有曰：日居月諸，曾根源之罕究；齒搖髮脫，猶枝葉之徧尋。能自知入海算沙之困，庶幾可無媿焉。

跋則無範禮塔得舍利頌軸後

梵語設利羅，此云骨身，孔老之書無有也。惟砥節礪行於如來最上乘，其圓明正性，不與形質俱弊者，乃得有焉。
昔康僧會於吳大帝朝，膜拜至三七日，獲設利羅，光彩奪目，佛慧命由是大昌。今饒城則無範膜拜，不崇朝，獲設利多至三十顆，視僧會尤加奇偉，佛慧命其復昌乎？鉤棘其句，藻繪其辭，鏗鏘之，詠歌之，吾未見其已也。

蔣氏子書蓮經請題

由雉身為晉開士，杭之翼公是也。由蛤身為宋名緇，婺之印公是也。山梁吐綬之姿，春池吠月之質，一聞此經，便乃蟬蛻死生，超然物表，為光明幢，炳燿癡昧，三周七喻之功，不其大乎！至若稟五行之秀，口誦此經，歸真後舌作青蓮華香，與置鐵鏤書鎮于母氏者，固不在言也。
古霅蔣君手書此經，誠心所發，楷正遒麗，與此經相終始，異世他生，可得涯涘哉！覽者其毋忽。

跋一村僧帖

村僧之村，阿伽陁藥所不能療，諸大禿兵復出村語，增其沈痼，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

題舊作詩後

余今八十有一，閉門靜坐，日俟無常之至。忽集慶齊萬峰出五十年前舊詩為示，如房琯見夏口甕中之書，張方平見瑯琊梁上之經，真隔世事也。況晦中明、東嶼海、古林茂、商隱予四友，皆成古人，無可為太白殘月之配也。

跋心遠同知五峯參政題高前山詩卷墨跡

昔無畏琳公玄理外，吟筆尤高古，一時士大夫皆與為方外交。蘇文忠嘗擘窠大書云：琳老詩禪，或曰禪詩。叢林至今以為美譚。
今心遠同知於前山翁，其所書既已暗合孫吳，五峰之激賞，雪菴之品評，咸不在熙豐諸老下，豈今人中果無古人耶？

跋大慧墨跡

濟北之道至大慧，如朗日麗天，何幽不燭？如疾雷破山，何蟄不醒？呫呫動其喙，騰妬謗之燄者，非盲與聾，則不為也。一時文章鉅公，棄所學，執弟子禮，如李漢老、韓子蒼、馮濟川、張無垢輩，駢肩累跡，殆不可悉說。其光明俊偉，絕出古今矣。
此偈由無相居士發，以偈句事跡推之，則內都知董德之其人也；以法語道號校之，則內殿直鄧子左其人也。師被命育王十三閱月，復被命徑山，豈當時參問有兩子？張法語所示，是董非鄧，其摳衣既多，其說法亦廣，禪錄難備攷乎？讀之者宜詳焉。

跋癡絕讚迦文項羽二墨跡

法性寬，波瀾闊，在玉山、癡翁則固有之，黃面老人三百六十餘會說一大藏，之乎者也。至拈華普示大眾，迦葉波只一破顏微笑，便云：吾有實相無相微妙法門，用付於汝。
項王麾百勝之師，所向無不如意，至垓下之會，乃泣下數行，取彼一騎一都尉，引天之亡我，非戰之罪為辭。由是而言，若儒若釋，至切害處，豈言議足以盡其所蘊耶？

題方山和真淨二偈

東山因讀真淨禪錄，嘗合掌讚歎云：末世中有恁地尊宿！大慧老祖目其為弄大旗鼓手段，尤以不一識為恨。由是言之，真淨說法非他人可比。今方山翁所書二偈，特其太山一毫芒耳。既書其語，復次其韻，豈亦東山、大慧遺意耶？不然，何跂慕之篤如此？

跋鐵牛與淨人化檀越為僧書

人人皆淨名龐蘊，不薙髮可也；人人皆老盧丹霞，不市牒可也。大法浸衰，不逞之曹，竄名僧籍，身雖出家，心不入道，視鐵牛此語，當縮頸入地。

跋大慧、癡絕、天目、偃谿、晦巖、斷橋、象潭、叔凱諸老墨跡

新州樵者倩童子書壁，光明至今如日月麗天，吾宗諸老非在筆墨畦徑間昭昭矣。大慧起濟北，於將仆香水海為口、蘇迷盧為舌，亦莫稱揚萬一。癡絕見曹源、天目見松源，其法中伯仲也。偃溪、晦

巖、斷橋同時鼎立，今皆有兒孫據雄席。象潭嘗典惠嚴破院，欲聚泥團聽法，而泥團亦無叔凱苦吟師浪僊而不及者，九皋集今在焉。

跋石田寄孟無菴辭世頌

少保孟無菴由定海統制受命滅金，手提步卒七千，拔淮蔡之根柢，雪汴梁之冤讎，由是遂為南北兩朝名將，豐功偉績，布在青史，非可誣也。至於屣棄功名，唾委利祿，徧參江澥老禪，究明父母未生一段奇特大事，尤非他人所能及。
冷泉石田法兄隻履臨行時，獨於少保孟公懸懸不能自已，此乃靈山付囑遺意，豈流俗淺見可得管窺蠡測者哉？

題莊子畫像

漆園之文，視老、列最為奇峭，其所譚道妙，未始離乎老、列也。宣明養素真人慕其為人，寶其肖像，與胡椒八百斛，金釵十二行，大有徑庭矣。

題鹽官犀牛扇圖

鹽官國師道契主上，名落天下，黃蘗分座，說法其間。李唐宣宗丁內難時，嘗掌記室，道大德備，不在言矣。其索犀牛扇話，尤膾炙人口。今觀此圖，雖是頭角分明，若乃認以為實，正如失劒刻舟。

跋名公帖

紫谿真逸，楷法外兼臻草聖之妙，此書恐非得意者。
蓬居事母，以孝聞當時。
濟顛靈跡甚異。泉，大道之流也。
朴翁學詩，蓬居而青於藍。由鄧峰悟旨之後，開口動舌，無非歌詠本地風光。松源三句註脚，脫出語言窠臼。滅翁謂其深得彭郎家訓，豈必然耶？

書子昂千瀨唱酬詩後

子昂此二詩，韻高而氣清，才長而工熟，非韋蘇州、柳河東則不能為也。昔相遇於錢塘廨舍，舉以為示，嘗詰之云：清淨安得有障？子昂云：厭垢穢，愛清淨，去彼取此，是非障與？予曰：將謂是箇

翰林官人，元來却是箇冠巾和尚。胡盧一笑而罷。子昂復云：老母出某之夕，夢一異僧入室，故平生酷嗜佛書，禪門諸祖語雖不全解，一見皆略知其意。千瀨慣與子昂言詩，不知曾言及此否？

題裁縫頌軸後

一鍼鋒上，拓開百千微妙法門，能大能小，能短能長，能高能下，能玄能黃。龍蟠鳳逸，衲僧讚歎有分；鷹揚虎視，稱師匠者拱手。歸降雞足山中，黃梅夜半，又何足云？

題堯民鼓腹圖

洞庭之蛇既斷，桑林之猏亦禽。由猰貐至十日，諸害皆熄。怡怡愉愉，咸躋仁壽，於斯其見之矣。

書海翁書記諸友贈行頌軸後

余與海翁別今三十四年，其的骨孫鑑上人忽出此卷。咸淳間，南北宕諸君子恍然如見顏色，曾不知身在陵遷谷改，城是人非中也。鑑方潛鞭密練，以佛祖事業居懷，固將揭斯道焜耀當世，孰謂海翁其果亡與？

跋偃谿墨跡

天台宗徒西堂以所號為請，佛智師伯以笑堂命之，欲其蟬蛻客塵，煩惱怡然，自家閫奧，意固偉矣。殊不知迦葉波破顏微笑，反居門外，水潦遭蹈，正墮階前，千古之下，飜成笑具。

松江明上人舌端血書九經請題

如上九部妙典，諸佛骨髓也，眾生命脉也，禪門關鍵也，教苑精華也。悟之則高蹈十方，迷之則流浪諸趣。
松江慧明上人發大勇猛，施大精進，於自己舌端放紅蓮華色光明，發揮此無上法寶，普為有情界中非器人等作大饒益，其功行可思議乎。

題無擇頌軸

伽黎倒搭和身臥，榔栗橫拖信意遊。不辦刀山并劒樹，豈分酒肆與歌樓。此四十二年前居蒙堂時，與玉岡霖公所作無擇號鄙語也。時虛谷在後板，雲峰為不動軒主人。後三十年，虛谷由宜陽大仰而踵雲峰之席，無擇神秀昌公嘗以此軸請虛谷題焉。又六年，予由良渚西菴復補虛谷之席，昌公亦復以此為請。回視軸中故人，十無二三。吁！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題孔門諸子圖

蜡畢之遊，舞雩之詠，於斯求之，何異按圖索駿者哉！從孟氏者，常以曾子為稱首；從荀氏者，常以駟子為稱首。二子皆出夫子，各專師說，互有不同。九原可作，吾將起此十一子而問之，其必有以語我矣。

跋瞎堂和尚墨跡

瞎堂老人曾參雲巖遜及起鐵拂者，皆蒙印可，其心終不自肯。至圓悟室中，然後大徹，有奮鐵舌轉關棙之贈，故禪林至今以鐵舌稱焉。大慧師祖在梅衡，有傳其提唱，駭云：老師晚年有此兒耶？遂以圓悟所付法衣寄之。其所說超離情見，脫略窠臼，皆非承言滯句，雛道人可窺測。
徹禪此偈，奚足涯涘其平生萬一。

題藏叟所作偃谿茶湯榜遺藁

四六，非古也。魏晉以降，道喪文弊，此作由是興焉。藏叟老人，妙喜三世的骨孫，臨濟命脉所係，駢四儷六，豈其責乎？蓋其天姿英發，早歲家塾間為之，素塾故習，未能頓忘耳。
天和首座得其偃谿茶湯二榜十襲，以為至寶，謂其平生實在於此，誤矣。

題羅漢圖

梵語阿羅漢，此云應真。一應斷煩惱障，二應不受後有身，三應受人天供養。證此聖果，以曠大劫為壽命，隨意或延或促，飛行水陸，震動天地，皆遊戲餘事。惟其沈空滯寂，只知自了，不顧度生，迦文老人所以深所訶責。唐宋諸賢，想其儀軌，寄之筆端，如

幻三昧，使流俗知所跂慕。今妄一男子，隨例輒恣毀斥，拘墟而藐海，坐井而小天，可笑不自量也。

題香山九老圖

商山之四皓，竹林之七賢，皆以不能深藏密伏，為時人所描畫。今古筠圓上人示予香山九老圖，予今平頭八十。胡杲、吉旼、劉真、鄭據、盧真則長予九歲、八歲、七歲、五歲、三歲，張渾、白居易、狄兼謨、盧貞則少予三歲、六歲、十歲，復乃署名其後。安知異日不為他人所描畫，謂予老不知死，尚復把人杓柄，與時俯仰哉！元統閼逢閹茂三月吉旦，書于不動軒。

塔銘

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黃溍撰

菩提達磨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直接上根，其後支分為二，心印獨付於曹谿，派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為蕃衍。
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為儒家。母王氏，能通五經。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超然有厭薄塵紛之意。六歲，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雅不欲汩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窅，夙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
初參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鄞？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即延入侍司。是時眾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
叟既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即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真為莫逆交。
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
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菴真公於承天。
復參雪巖欽公於仰山，巖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鼻口。巖云：獺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

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即送師歸蒙堂。
居三歲而巖逝，乃還澍右。虎巖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既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
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覲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瓣香酬恩，卒歸之藏叟焉。學徒奔湊，名聞京國。後三年癸卯，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
中書平章政事張閭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親臨座下。寺當久廢之餘，師為樹門榜而正鄰剎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皆出公外護之力。
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陛辭南歸，即拂衣去，養高于良渚之西庵。
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眾咸謂非師莫能荷負其任，相率白于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泰定甲子，用使院闔詞奏請，為降璽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萃蟻聚，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為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
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磍。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
又勘一僧云：棋槃石斫破你腦門，盆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
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其機鋒峭峻多此類。
師以呵叱怒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為藏叟之的傳，一人而已。師之利他，皆陰為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為朝野所推服，薦膺命賜，人以為榮，而師未始自衒，意漠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於前輩如此。
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佛涅槃後一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于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眾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寂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于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

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粵、蜀、漢間者若干人。

其上首靈隱法林、本覺梵琦、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潛書之茲碑。潛忝從章甫逢掖之後，未能於宗門中饜薝蔔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為之序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來學得以究極夫旨趣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　宗途肇分。　不有單傳，　孰開我人。
巍巍大慧，　垂陰四葉。　門庭之盛，　規重矩疊。
法雷普震，　裂地轟天。　據獅子座，　四十二年。
被遇三朝，　便蕃異數，　王臣順風，　有嚴外護。
大法棟梁，　一夕而摧。　本無生滅，　焉有去來。
寂而常照，　碧潭秋月，　散為千光，　非同非別。
徑山蒼蒼，　上與雲齊。　真身常住，　大慧焉依。
讚述虛空，　非愚則惑。　直書具文，　刻此山石。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No. 1419-C 元叟端禪師語錄後跋

諸法無法體，所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今觀徑山元叟禪師四會語，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其玅用也，如鼓百萬雄兵於遠塞，蔑有當其鋒者；其方便也，如聚珍怪百物於通衢，至者隨所探焉，收放縱橫，得大自在。大慧云：如將福州名品荔枝，剝了皮，去了核，送在你口裏，自是你嚥不下。以此知禪師得大慧五葉之正傳，能大其家世者也。其有未得魚兔者，當勿忘於筌罟。至正癸未上元日，妙道敬題于竹山閒檐，時年八十七矣。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